



藪

心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61  
1





136  
文 17  
w161  
1

詩數序

夫詩心聲也無古今一也顧禮由代異材  
以人殊世有推遷道有升降說者以意逆  
志乃為得之耳聰則凡目巧則詭抑或取  
諸口給而無所概於心其無當均也元美  
雅多元端來者此其先鳴余既傾其橐於  
婁江則信爛于詩矣乘舟接席相與揚摧  
古今覈本支程殿寂且暮千古以神遇之

詩數序

青帶  
書

昭和六十年正月一日贈  
王心亭書  
寄

010185192208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斯人之謂也聞者或  
覘元瑞若始于盟主邪吾兩人豈弗聞也  
者而心附之姑俟論定奄及五載肯會嚴  
陵元瑞詩藪三編凡若干卷蓋將軼談藝  
衍卮言廓虛心揅獨見凡諸老倪妍醜無  
不鏡諸靈臺其世則自商周漢魏六代三  
唐以迄於今其體則自四詩五言七言雜  
言樂府歌行以迄律終其人則自李陵枚

升曹劉李杜以迄元美獻吉于鱗發其積  
藏瑕瑜不掩卽晚唐弱宋胡元之籍吾不  
欲觀雖在糠粃不遺餘粒其持衡如漢三  
尺其握筭如周九章其中肯綮如庖丁解  
牛其求之色相之外如九方臯相馬末也  
嚴羽卿高廷禮篤于詩者也其所品選亟  
稱其大有功先是誦法于鱗未嘗釋手推  
尊元美兼總條貫三百篇十九首而下一



人乃今抗論撮疵時有出入要以同乎已  
 者正之也卽羽卿廷禮不耐不同以異乎  
 已正之也卽元美于鱗不耐不異無偏聽  
 無成心公而生明則自盡心始盡心之極  
 幾於無心彼徒求之耳耳目心思僅得  
 隅耳吾將以是質元美無論聞者可疑之  
 新都汪道昆伯玉撰  
 詩藪序畢

內編

- 一 古體上 雜言
  - 二 古體中 五言
  - 三 古體下 七言
  - 四 近體上 五言
  - 五 近體中 七言
  - 六 近體下 絕句
- 外編
- 一 周漢
  - 二 六朝
  - 三 唐上
  - 四 唐下





五 宋  
六 元  
雜編

- 一 遺逸上 篇章
  - 二 遺逸中 載籍
  - 三 遺逸下 三國
  - 四 閏餘上 五代
  - 五 閏餘中 南渡
  - 六 閏餘下 中州
- 續編
- 一 國朝上 洪永 成弘
  - 二 國朝下 正德 嘉靖

目錄畢

詩數 內編一古體上 雜言

東越胡應麟著

四言變而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變也。三百篇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上下千年，雖氣運推移，又質迭尚，而異曲同工。咸臻厥美。國風雅頌，溫厚和平，離騷九章，愴惻濃靡，曼精土，唐人律調清圓秀朗，此聲歌之各擅也。風雅之規，典則居要，離騷之致，深末為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世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構，獨主風神。此結撰之殊塗也。兼哀總挈，集厥大成，請絕。

詩數內編一古體上 雜言



窮微超乎彼岸軌後具存在人而已

曰風曰雅曰頌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辭曰曲曰謠曰諺兩漢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絕句唐人之音也詩至於唐而格備至於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詞勝而詩亡矣曲勝而詞亦亡矣明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所以度越宋元苞綜漢唐也

優柔敦厚周也樸茂雄深漢也風華秀發唐也三代政事俗習亦略如之魏繼漢後故漢風猶存六代居唐前故唐風先兆文章閔世運詎謂不然  
裂亂而王者七國也閔漢而統者六朝也竊唐而君者五代也七國所以兆漢六朝所以開唐五代所以基宋然

七國六朝變亂斯極而文人士挺育實繁屈宋唐景鵬起於先故一變為漢而古詩千秋獨擅曹劉陸謝蟬連於後故一變為唐而近体百世攸宗五季亂不知於戰國變不數於南朝而上靡好文下曠學古故自宋至元歷年三百莫能自拔非天開明德宇宙其無詩哉  
文章非末技也權侔警蹕功配生成氣運視以盛衰塵劫同其恣遠語其至極則源委於六經淵源於七國浩瀚於兩都西京下無文矣非無文文之至弗與也東京後無詩矣非無詩詩之至弗與也

孔曰草創之討論之脩飾之潤色之千古為文之大法也孟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千古談詩之妙詮也



安世如祀其見漢禮樂志

世謂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吾以為文人無出三代文法無天六經象象大傳一何幽也誥頌典謨一何雅也春秋高古簡嚴禮樂宏肆浩博謂聖人無意於文乎胡不示天以璞也夫周之所尚孔之所修四教所先四科所列何物哉

詩三百五篇有一字不文者乎有一字無法者乎離騷風之衍也安世雅之續也郊祀頌之闡也皆文義蔚然為萬世法惟漢樂府歌謠采摭閭閻非由潤色然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後世言詩斷自兩漢宜也

周漢之交寔古今氣運一大際會周尚文故國風雅頌皆文然自是三代之文非後世之文漢尚質故古詩樂府

多質然自是兩漢之質非後世之質

文質彬々周也兩漢以質勝六朝以文勝魏稍文所以遜兩漢也唐稍質所以過六朝也

國風雅頌並列聖經第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歎憶贈之詞故其遺響後世獨傳楚一變而為騷漢再變而為選唐三變而為律体格日卑其用于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歎憶贈則一也雅頌闕典淳深莊嚴典則施諸明堂清廟用既不倫作自聖佐賢臣体又迥別三代而下寥寥寡和宜矣

琴曲虞舜至文王猶閣帖蒼頡至大禹皆後人偽作無疑四言之贍極於韋孟五言之贍極於焦仲卿雜言之贍極於木蘭歌行之贍極於疇昔帝京排律之贍極於岳州

韋孟四言見漢書賢傳

詩教內編



夔府諸篇雖境有神妙体有古今然皆叙事工絕詩中之史後人但知老杜何哉

晉四言惟獨漉篇詞最高古如獨々漉々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空牀低帷誰知無人夜行衣繡誰知假真猛虎班々游戲山間虎欲齧人不避豪賢大有漢風幾出魏上然是樂府語非四言本色也

四言短章效三百長篇做二章頌体間法唐鄒變調旁參探植晉以下無論矣

四詩與則雅淳自是三代風範宏麗之端實自離騷發之紆迴斷續騷之体也諷諭哀傷騷之用也深遠優柔騷之格也宏肆典麗騷之詞也

自聖門學詩大者興觀群怨次則多識草木鳥獸之

唐山夫人鄒子樂曹操曹植

國風雅頌篇章簡古詠歎悠長或一物而屢陳言或片語而三致意蓋六經之文体要當爾屈原氏興以瑰奇浩瀚之才屬縱橫艱夫之運因牢騷愁怨之感發壯雄偉博之辭上陳天道下悉人情中稽物理旁引廣譬具網兼羅文詞鉅麗体制闕深興寄超遠百代而下才人學士追之莫逮取之不窮史謂爭光日月詎不信夫

昔人云詩文之有騷賦猶草木有竹禽獸有魚難以分屬然騷實歌行之祖賦則比興一端要皆屬詩近之若荀卿成相雲禮諸篇名曰詩賦雖謂之文可也屈宋諸篇雖道深閎肆然語皆平典至淮南招隱疊用奇字氣象雄奧風骨稜嶒擬騷之作古今莫追昭明獨取此篇當矣



食秋菊之落英。談者穿鑿附會。聚訟紛々。不知三閭但託物寓言。如蘼芙蓉以為裳。紉秋蘭以為佩。芙蓉可裳。秋蘭可佩乎。然則菊雖無落英。謂有落英亦可。屈雖若誤用。謂未嘗誤亦可以。爾雅釋名。讀北山雲漢。則謬以千里矣。余謂此論祇足供曲士一笑。質之曠代。當有知言。  
王介甫黃菊飄零滿地。金此却。有病屈乃寓言。王則詠物也。

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唐人絕句千萬。不能出此範圍。亦不能入此闕域。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形容秋景。入畫悲哉。秋之為氣也。僚慄兮若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模寫秋意。入神。皆千古言秋之祖。六代唐人詩賦。靡不自此出者。

王孫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蟋蟀鳴兮啾啾。漢凜兮歲云暮。蟋蟀夕鳴悲。齊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咸自此選出於騷。往往可見美人出游九河。全用騷詞。江有香草。且以蘭黃鵠高飛。離戔翻亦本騷格。白馬諸賦不必言矣。騷與賦句語無甚相遠。体裁則大不同。騷復襍無倫。賦整蔚有序。騷以含蓄深婉為尚。賦以誇張宏鉅為工。和平婉麗。整暇雍容。讀之使人一唱三歎者。九歌等作是也。惻愴悲鳴。參差繁複。讀之使人涕泣沾襟者。九章等作是也。九歌託於事神。其詞不露。故精簡者有條。九章迫於變主。其意甚傷。故總襍而無緒。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



以反騷視離騷以九懷視九辨以宓妃視神女以景福視靈光無論作述優劣較然求騷於漢之世其招隱乎求賦於魏之後其三都乎漢詩文賦皆極至獨騷不逮然大風之壯小山之奇冠絕千古故不在多四言盛於周漢一變而為五言離騷盛於楚漢一變而為樂府體雖不同詞實並駕皆變之善者也世之有戰國也文之有左莊也騷之有屈宋也其時周之後漢之先也其業周之下漢之上也三言之工蓋莫過於練時日天馬徠等篇自後迤相祖述若繆襲韋昭傅玄輩第得其章句神奇與眇處頓謂絕漢人事不可及庸詎五言

郊祀歌練時日天馬華燁々五神象載瑜赤蛟六章三言日出入天門景星三章雜言餘皆四言雖語極古與倘潛心讀之皆文從字順旨趣瞭然惟雜言難通計中必有脫誤不可考矣鏡歌曲句讀多訛意義難釋而音響格調隱中自見至其可解者往往工絕如危言所稱駕六飛龍四時和等句是也然以擬郊祀則興象有餘意致稍淺漢三言中可法者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牲爾栗黍盛香尊桂酒賓八鄉○衆婢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麋○天馬來龍之媒歷閭闔觀玉臺○月穆々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殷々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游石闕望諸國月



支臣句奴服。○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芝為車龍，為馬覽，遨遊四海外。○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泰山崔百卉，殖民何貴，貴有德。

郊祀煉辭，煨字幽深無際，古雅有餘。鏡歌陳事，述情句格崢嶸，興象標拔，情中多不可解。今人安世等篇，多不點自寧暇，此乎。

鏡歌朱鷺思悲翁，艾如張語甚難譯，而意尚可尋。惟石流一篇，名詞義皆漫，無指歸，後人臆度紛々，終屬訛舛。翁離一章，有脫簡，非全首也。

郊祀多，近房中，與取過之，和平少之。鏡歌多，近樂府，峻峭莫並，叙述時艱，漢人詩文率明，自典雅，惟此稍覺不類，亦猶書之盤庚，易之太玄耳。

枚乘少陵

心奉孝光云：郊祀若頌，鏡歌鼓吹若雅琴曲，雜詩若國風。此就樂府言之耳。若通舉一代，則唐山諸篇於頌，韋孟諸篇於雅，枚李諸篇於風，體制格調尤近。

鏡歌詞句難解，多由脫誤致。然觀其命名，皆雅緻之極。如戰城南，將進酒，巫山高，有所思，臨高臺，朱鷺上，陵芳樹，雉子班，君馬黃等，後人一以入詩，無不在者。視他樂府篇目，尤為過之意。當時制作工，不可言。今所存，意義明了，僅十二三耳，而皆無完篇，殊可惜也。石流上邪等篇，名亦當有脫誤，字與諸題不類。

漢四言，自有二派。安世諷諫自効等篇，典則淳深，商周之遺軌也。黃鸝紫芝八公等篇，瑰奇風藻，魏晉之前驅也。唐山後東平武德歌，韋孟後傳毅勵志詩，皆典實不浮，差



可紹譽然高古渾灑大弗如也

秦嘉述賢語雖簡短而和平雅則諷咏有餘白狼三章太淺無味明堂五章太質無文皆出此下

高帝黃鵠歌是月明星稀諸篇之祖非雅頌體也然氣槩橫放自不可及後惟孟德老驥伏櫪四語奇絕足當若山不厭高及仲達天地開闢等句雖規模宏遠漸有蹊逕可尋

子建貴躬一章詞義高古幾並二章應詔贈而不冗整而有序得繁簡又質之中絕可師法謝風稍露詞人脚手格調在漢魏間來自大難是樂府非風雅體也

魏陳思下仲宣數章間有釋語而典則雅馴去漢未遠子桓篇什雖衆雅頌則微公幹諸人家寥寥絕響至稽阮乃

復太演而四言又一變也

歸潛矯志大類銘箴耶鄆答贈無殊簡牘辭至獻主章疏之體晉人獨漉樂府遺風皆非四言本色甚矣合作之難也

四言漢多主格魏多主詞雖體有古近各自所長晉諸作者浮慕三百欲去文存質而繁靡板塚無論古調並工語失之今觀二陸潘鄭諸集連篇累牘絕無省發雖多奚爲

傅毅迪志詩亦法二章典則近之高古不逮然東京整賡獨見此章叔夜幽憤抑又下矣

叔夜送人從軍至十九首已開晉宋四言門戶然雄辭彩語錯立其間未令人厭至士龍兄弟泛濫靡冗動輒千



言讀之數行掩卷思睡說者謂五言之變昉於潘陸不知四言之亡亦晉諸子爲之也宋齊顏謝通相祖述遂成有韻之文梁陳隋氏棄而不講風雅湮沒匪朝夕矣晉以下若茂先勵志廣微補亡季倫吟嘆等曲尚有前代典刑康樂絕少四言元亮停雲榮木類其所爲五言要之叔夜太濃淵明太淡律之大雅俱偏門耳

四言句法高古者已經前人采摭自餘精工奇麗代有名篇雖非本色不可盡廢漫爾筆之仲長統乘雲無轡騁風無足沈潛當餐九陽代燭曹妻共之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厭故秦嘉皎皎明月皇皇列星嚴霜慘悽飛雪覆庭魏武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老驥

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文帝丹霄蔽日彩虹垂天山谷潺々葉落翩翩上山采薇薄暮苦飢溪谷多風霜露沾衣芙蓉含芳蕭蕭垂榮朝采其實夕珮其英東阿昔我初遷朱華未稀今我旋止素雪云飛月落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饑不及餐子好芳草豈忘爾貽榮華將茂秋霜碎之晉宣帝天地開闢日月重光肅清萬里總齊八方叔夜目送飛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步兵青陽曠靈和風容與明月映天甘露被宇士衡來自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右諸語或類古詩或類樂府或近文詞較之雅頌則遠皆四言變體之工者典午以後卽此類不易得矣上古四言明良喜起無論若康衢擊壤後之識者疑信相



參然語大類典謨非周末所能偽也次則穆滿二章亦自淳雅紫玉一歌實開後世情感之祖而語不甚類春秋如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能暫忘酷似東京樂府恐漢人取高帝黃鵠歌擬作也

音樂府四言有絕似漢人者如獨漉篇全章逼近又隴頭謠隴頭之水流離四下嗟我行役飄然中野安東平凄烈々北風爲雪船道不通步道斷絕皆相去不遠齊梁後此調不復覩矣

魏武短歌行二篇其一對酒當歌末四語含奇已自不淺其一亦四言首言西伯次齊桓又次言晉文則終篇皆挾天子令諸侯三分天下之意而猶以尊王攘寇臣節不墜爲盛德噫孟德之心不待分香賣履而後見矣

魏武對酒當歌子建來日太難已乖四言而且然漢人樂府本色尚存如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自惜袖短內手知寒親交在門饑不及食之類至嗣宗叔夜一變而華贍精工上終篇詞人語矣

太白云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東之以聲調俳優哉唐人能爲此論者是太白然李集四言甚稀如百憂雪讒來日大難等篇以較漢魏遠甚要之李五言不能脫齊梁則所稱四言亦非雅頌之謂也老杜無四言詩然鬼村崢嶸赤雲迥出塞朝進上東門二篇實得風騷遺意惜不盡脫唐調耳

太白獨漉篇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四語獨近又公無渡河長短句中有絕類漢魏者至格調



翩翩望而知其太白也

退之琴操子厚鼓吹鏡意復古亦甚勤矣然琴操於文王列聖得其意不得其詞鼓吹於鏡歌諸曲得其調不得其韻其猶在晉人下乎

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意則矣矣然語非商周本色

明月清風良宵會同星河易翻懽娛不終玉尊翠杓為君

斟酌今夕不飲何時懽樂雖出唐人小說月明星稀之

後實僅見此蘇黃謂非子建太白不能然太白不如此

間雅頗類子建來白太難中語

世以樂府為詩之一體余歷考漢魏六朝唐人詩有三言

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近體排律絕句樂府皆備有

之練時日雷震震等篇三言也楚策引善哉行等篇四

言也鷄鳴隴西等篇五言也鳥生鴈門等篇雜言也妾

薄命等篇六言也燕歌行等篇七言也紫駟枯魚等篇

五言絕也皆漢魏作也挾瑟歌等篇七言絕也折楊柳

梅花落等篇五言律也皆齊梁人作也虞世南從軍行

耿濤出塞曲五言排律也沉佺期盧家少婦王摩詰居

延城外七言律也皆唐人作也五言長篇則孔雀東南

飛七言長篇則木蘭歌是樂府於諸體無不備有也

漢樂府多於古詩六朝相半盛唐前尚三之一中晚而下

至於宋元律詩且盛古休且寥寥矣况樂府哉樂府三

言須模倣郊祀裁其峻峭酬以和平四言當擬則房中

加以春容暢其體制五言熟習相和諸篇愈近愈工無

流艱澁七言間效鏡歌諸作愈高愈雅毋墮卑陬五言



律絕步驟齊梁不得與古體異七言律絕宗唐初盛不  
得與近體同此樂府不法也

三百篇薦郊廟被絃歌詩卽樂府樂府卽詩猶兵寓於農  
未嘗二也詩亡樂廢屈宋代興九歌等篇以侑樂九章  
等作以抒情途轍漸北至漢郊祀十九章古詩十九首  
不相爲用詩與樂府門類始分然厥體未甚遠也如青  
青園中葵易異古風盈盈樓上女靡非樂府魏文兄弟  
崛起建安擬則前規多從樂府唱酬新什更創五言節  
奏既殊格調夏別自是有專工古詩者有偏長樂府者  
梁陳而下樂府古詩變而律絕唐人李杜高岑各爲樂  
府實則歌行張籍王建卑淺相矜長吉庭筠怪麗不與  
唐末五代復變詩餘宋人之詞元人之曲制作紛々比自

曰樂府不知古樂府其亡久矣

取樂府之格於兩漢取樂府之材於三曹以三曹語入兩  
漢調而渾融無迹會於騷雅噫未易言也

樂府之體古今凡三變漢魏古詞一變也唐人絕句一變  
也宋元詞曲一變也六朝聲偶變唐之漸乎五季詩餘  
變宋之漸乎

唐歌曲如水調歌涼州伊州之類止用五七言絕近體間  
有采者亦截作絕歌至五七言古全不入樂矣

古樂府近代寥寥者房中郊祀典與難入鏡歌橫吹艱詰  
難通相和雜謠悃質難會後人讀郊祀鏡歌則見以爲  
太深讀相和清平則見以爲太淺故二者茫無入手其  
病皆在習近體不習古風熟唐音不熟漢語耳若爛讀



上古歌謠及三百篇兩漢諸作邇其源流得其意調  
且悟入真有手舞足蹈樂不自支者

熟參國風雅頌之體則郊祀房中若建瓴矣熟讀白雲黃  
鶴等辭則相和清平如食蔗矣

詩與文判不相入樂府乃時近之安世歌多用實字如慈  
孝肅雍之類語之近文者也鼓吹曲多用虛字如者哉  
而以之類句之近文者也相和諸曲鴈門折楊柳等篇  
則純是文詞去詩反遠矣

郊祀用實字愈實愈典鏡歌用虛字愈虛愈奇皆妙於用  
文者也而源流實本三百篇蓋雅頌語多典實虛字助  
更語則全詩所同但鏡歌下得更奇耳  
鴈門太守行通篇皆贊詞折楊柳通篇皆戒詞各雖樂府

實寡風韻魏武多有此体如度關山對酒行皆不必法  
也

樂府自魏失傳文人擬作多與題左前輩歷有辨論愚意  
當時但取聲調之諧不必詞義之合也其文士之詞亦  
未必盡為本題而作陌上桑本言羅敷而晉樂取屈原  
山鬼以奏陳思置酒高堂上題曰筵篋引一作野田黃  
雀行讀其詞皆不合蓋本公讌之類後人取填二曲耳  
其最易見者莫如唐樂府所歌絕句或節取古詩首尾  
或截取近体半章於本題面目全無闕涉細考諸人原  
作則咸自有謂非緣樂府設也

今欲擬樂府當先辨其世代覈其体裁郊祀不可為鏡歌  
鏡歌不可為相和相和不可為清商擬漢不可涉魏擬



魏不可涉六朝擬六朝不可涉唐使形神酷肖格調相  
當即於本題乖迕然語不失為漢魏六朝詩不失為樂  
府自足傳遠苟不能精其格調幻其形神即於題面無  
毫髮遺憾焉能有亡哉

樂府太篇必做漢魏小言間取六朝近体宛參唐律用本  
題事而不失本曲調上也調不失而題小舛次也題甚  
合而調或乖則失之千里矣近代詩流率精於證題而  
疎於合調漫發此論

董逃行實錄董卓作然本曲已全無此意至魏武乃言長  
生陸機則感時運傳玄復託夫婦咸自足得玄詩遂為  
六言絕唱唐元稹張籍競用本事而卑弱靡瑣了無發  
明余謂擬魏晉樂府儘仍其誤不妨乃反有古色

二王字律之六書有大謬者後人皆故學之近時諸公

自是正論余恐面自愈合形神愈離復闢茲義第難為

拘拘者道也明李何樂府董逃秋胡亦止用本

漢古八變歌文繁於質景富於情恐是曹氏弟兄作漢人

語亦有甚麗者然文蘊質中情溢景外非後世所及也

晉樂府曹子建明月照高樓詩中四句云北風行蕭蕭烈

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泪墮不能止陳主本辭所無殊

類魏武語也

左延年秦女休行叙事真朴黃初樂府之高者

傅玄麗烈婦蓋效女休作者辭義高古足亂東西京樂府

叙事魏晉僅此二篇

繁欽定情氣骨稍弱陳思而整贍間雅宛篤有情同聲之



後此作為最

漢郊祀歌十九章以為司馬相如等作而青陽朱明四章史題鄒子樂名按四章體氣如一皆四字為句辭雖淳古而意極典明當出一人之手是為鄒作無疑前有帝臨一章與四篇絕類章法長短正同蓋五篇共序五帝亦鄒作無疑史缺文耳餘練時自等篇辭極古奧意致幽深錯以流麗大率祖騷九歌然騷語和平而此太峻刻至天門景星篇中間有句讀難定文義取通處日出入一篇絕與鏡歌相類又與郊祀體殊大率非一人作未可據為長卿也

練時自騷辭也惟泰元頌體也二篇章法絕整練時自一言之極奇者惟泰元四言之極典者一則贈麗精工一

則淳質古雅後人擬郊祀者當熟讀為法華燁々赤蛟

二章類練時且青陽四章短體之工者亦當熟參

鏡歌十八章漫不得其所自郊祀則全樂首尾具存練時

日迎神也帝臨五篇五帝也惟泰元元精也天地日出

入三皇也天馬景星靈芝白麟赤鳳諸瑞也赤蛟送神

也天門開亦當是時事五神亦當是諸所祀神或一時有所徵應故列天馬后也

擬郊祀須得其體氣典奧處擬鏡歌須得其步驟神奇處

雖詰屈幽玄必意義可尋愈玩愈古乃佳若牽強生澁

辭旨不通而以為漢匪所知也

鏡歌十八章說者咸謂字句訛脫及聲文混淆固然要亦

當時體制太槩如此如郊祀歌日出入象載輪樂府鳥

生八九子等篇步驟往往相類豈皆訛脫混淆耶又魏



繆襲吳章昭晉傳去皆有擬鏡歌辭當時去漢未遠諸人固應見其全文而所擬辭節奏意度亦絕與今所傳漢詞相類推此論之鏡歌體制槩可見矣

鏡歌如上之回巫山高戰城南三篇皆首尾一意文義瞭然間有數字艱詰耳君馬黃一篇章法尤為整比斷非訛脫也而有所思一篇題意語詞最為明了大類樂府東門行等上邪言情臨高堂言景並短篇中神品無一字難通者妃呼豨收中吾二句或是其音當直為衍文不害全篇美也上陵一篇尤奇麗微覺斷續後半類郊祀歌前半類東京樂府蓋羽林即陌上桑之祖也  
餘篇若山有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柰雀何  
艾不如張語駕六飛龍四時和出聖人白雲高飛暮安宿思悲何用葦之蕙用

蘭辭皆此體之筌蹄魏晉諸人極力彷彿者讀繆襲傳云辭可見今徒取其字句訛脫不通處以擬鏡歌此非口舌可爭第取魏晉諸人制作讀之自當以余為獨見也  
餘章法句法字法悉在前條所舉諸篇中熟讀自得之  
芳樹一篇不甚可解而君有他心樂不可禁二語殊為妙絕然是樂府四言所自出亦曹季諸人之祖非風雅體也

郊祀鏡歌諸作凡結語率以延齡益算為言蓋主祝頌君上蔭庇神休體故當爾樂府諸作亦有然者意致率同後學或以為漢人常語非也甄后塘上行末言從軍致獨樂延年壽于秋本漢詩遺意而注家以為婦人纏綿忠厚由不熟東西京樂府耳



樂府尾句多用今日樂相樂等語至有與題意及上文略不相蒙者舊亦疑之蓋漢魏詩皆以被之絃歌必讌會問用之尾句如此率為聽樂者設即郊祀延年意也讀古人書有不得解處能多方參會當自瞭然

史游急就篇第三十二章云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邊境無事中國安寧百姓承德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莫不滋榮災蝗不起五穀熟成賢聖並進博士先生長樂無極老復丁令與漢郊祀歌青陽朱明等章絕類至雜置白狼磐木三章殆不可辨揚用修馮汝言俱未敢及錄其全文于此以論好古者王長公云馮無所不備第易林于文等皆四言遺法余謂全章近似莫如此篇又三十四章云山陽過魏長沙北地馬飲漳鄴及清河雲

中定襄與朔方代郡上谷右北平遼東濱西上平同酒泉疆弩與燉煌居邊守塞備胡寇遠近還集殺胡王漢土興隆中國康此章亦甚類雁門太守等行

又第三十三章末云與天相保無終極建號垂統解佛鬱四民康寧咸來服集河湏念慮合為一亦類郊祀又三十六章二十七二章俱頗近雜樂府詞折楊柳之類王元美藝苑危言云柏梁休中枇杷橘栗李梅桃雖極可突然亦有所自蓋宋主招魂篇中語也余戲謂此句遂為急就一書所自出諸篇中皆此體也

漢仙詩若上元太真馬明皆浮艷太過古質意象亦不復存俱後人偽作也漢樂府中如王子喬及仙人騎白鹿等雖間作麗語然古意淳鬱其間次則子建五遊升天



詩藝內編一 古體上 雜言

諸作詞藻宏富而氣骨蒼然景純遊仙体格頓衰尚多致語下此無論矣

思主野由黃雀行坦之云詞氣縱逸漸遠漢人冒穀亦云雖潛囊中鋒穎大露二君皆自卓識然此詩實倣翻令堂前燕非十九首調也弟漢詩如爐冶鑄成渾融無迹魏詩雖極步驟不免巧匠雕鐫耳

樂府長短句亦多出離騷而辭大不類樂府入俗語則工離騷入俗字則拙如沉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欲君兮君不知句格大同工拙千里蓋榜樵實風謠類非騷本色也

波滔天堯咨嗟大禹湮百川兒啼不窺家其害乃去茫然風沙太白之極力於漢者也然詞氣大逸自是太白語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子美之極力於漢者也然音節大亮自是子美語

文章自有体裁凡為某体務須尋其本色庶幾當行柴葉歸去來辭說者謂雖本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不知不類楚詞正坐何堵中如停雲采菊諸篇非不夷猶恬曠然弟陶一家語律以建安而且頓自懸殊况三百篇十九首耶

唐人諸古体四言無論為騷者太白外王維顧况三二家皆意淺格卑相去千里若李杜五言太篇七言樂府方之漢魏正果雖非最上猶是大乘韓琴曲柳鏡歌彷彿聲聞皆級此外茂矣

詩藝內編一 畢

詩藝內編一 古體上 雜言



詩苑內編一  
五言

詩苑內編一  
五言  
東越胡應麟著  
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  
七言靡浮文繁而聲易雜折繁  
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蓋莫尚於五言故三代而下兩漢  
以選文人藝士平生精力咸萃斯道至有以一篇之善  
半簡之工名流華豹舉徹古今者曰雕虫小技吾弗信  
矣

詩藪

內編二 古體中 五言

東越胡應麟著

四言簡質句短而調未舒  
七言靡浮文繁而聲易雜折繁  
簡之衷居文質之要蓋莫尚於五言故三代而下兩漢  
以選文人藝士平生精力咸萃斯道至有以一篇之善  
半簡之工名流華豹舉徹古今者曰雕虫小技吾弗信  
矣

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晉宋亡於齊梁漢品之神也魏  
品之妙也晉宋品之能也齊梁陳隋品之雜也漢人詩  
質中有文文中有質渾然天成絕無痕迹所以冠絕今  
古魏人瞻而不俳華而不弱然文與質離矣晉與宋文  
盛而質衰齊與梁文勝而質滅陳隋無論其質即文無

字文內編二  
五言



詩經內卷二  
五言

足論矣

無意於工而無不工者漢之詩也有意於工而無不工者

漢之賦有意於工而不能工者漢之騷

魏之氣雄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氣也晉之詞工於漢然

不及漢者以其詞也宋之韻超於漢然不及漢者以其

韻也

四言風雅七言離騷五言兩漢圓不加規方不踰矩矣本騷

雜言舉其重者詩亦不專四言

四言不能不變而五言古風不能不變而近體勢也亦時

也然詩至於律已屬俳優况小詞艷曲乎宋人不能越

唐而漢而以詞自名宋所以弗振也元人不能越宋而

唐而以曲自喜元所以弗永也

詩文固係世運然大槩自其創業之君漢祖大風雄麗閑

遠黃鵠惻愴悲哀魏武沉深古樸骨力難侔唐文綺繪

精工風神獨暢故漢魏唐詩冠絕今古宋元二祖片語

無聞宜其不競乃爾

漢稱蘇李然武帝蘇李儔也魏稱曹劉然文帝曹劉匹也

唐稱李杜然玄宗李杜流也三君首倡六子並驅盛絕

千古非偶然也

古詩浩繁作者至衆雖風格体裁人以代異支流原委譜

系具存炎劉之制遠紹國風曹魏之聲近沿枚李陳思

而下諸體畢備門戶漸開阮籍左思尚存其質陸機潘

岳首播其華靈運之詞淵源潘陸明遠之步馳驟太冲

有唐一代拾遺草創實阮前踪太白縱橫亦鮑近矔少

拾遺陳子昂

詩文內編二  
五言



陵才具無施不可而憲章祖述漢魏六朝所謂風雅之  
太宗藝林之正朔也

古詩軌轍殊多大要不過二格以和平渾厚悲愴婉麗為  
宗者即前所列諸家有以高闊曠逸清遠玄妙為宗者  
六朝則陶唐則王孟常儲韋柳沮其格本一偏體靡兼  
備宜短章不宜鉅什宜古選不宜歌行宜五言律不宜  
七言律歷考前人遺集靡不然者中惟右丞才高時能  
旁及至於本調反劣諸子餘雖深造自得然皆株守一  
隅才之所趨力故難強

五言古先熟讀國風離騷源流洞徹乃盡取兩漢雜詩陳  
王全集及子桓公幹仲宣佳者枕籍諷詠工深日遠神  
動機流一旦吮毫天真自露骨格既定然後沿廻阮左

阮籍在六中

以窮其趣頡頏陸謝以采其華旁及陶韋以濬其思博  
考李杜以極其變超乘而上可以掩迹千秋循轍而趨  
無忝各家一代

擬詩於文則東西二京先秦戰國也魏西漢也晉東都也  
六代文如其詩唐人詩勝於文

準古於律則安世房中唐之初也枚李張蔡唐之盛也晉  
宋唐之中也梁陳唐之晚也魏中盛之交也齊中晚之  
界也

統論五言之變則質漓於魏體俳於晉調流於宋格喪於  
齊

兩漢之詩所以冠古絕今率以得之無意不惟里巷歌謠  
匠心信口即枚李張蔡未嘗鍛鍊求合而神聖工巧備

枚乘字陵張衡字



出天造今欲爲其体非苦思力索所辨當盡取漢人一代之詩玩習疑會風氣性情纖悉具領若楚大夫子身處莊岳庶幾齊語建安黃初才涉作意便有階級可尋門戶可入匪其才不逮時不同也

兩漢諸詩惟郊廟頗尚辭樂府頗尚氣至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辭藻氣骨略無可尋而與象玲瓏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動天地魏氏而下文逐運移格以入變若子桓仲宣士衡安仁景陽靈運以詞勝者也公幹太冲越石明遠以氣勝者也兼備二者惟獨陳思然古詩之妙不可復覩矣

詩不易作者五言古尤不易作者古樂府然樂府貴得其意不得其意雖極意臨摹終篇勦襲一字失之猶爲千里得其意則信手拈來縱橫布置靡不合節正禪家所謂悟也然殊不易言矣

嚴氏以禪喻詩言哉禪則一悟之後萬法皆空捧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一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真然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自昔瑰奇之士往往有識窺上乘業阻半途者古詩自質然甚文自直然甚厚上山採薜蘿四坐且莫喧翻夕堂前燕洛陽城東路長安有狹邪等皆間巷口語而用意之妙絕出于古建安如應璩三叟殊愧雅馴阮瑀孤兒畢露筋骨漢魏不同乃爾

樂府至詰屈者朱鷺臨高臺等篇至峻絕者烏生東門行等篇然學者苟得其意而刻酷臨摹則亦無大相遠故



曹氏父子往往近之。至古詩和平淳雅，驟讀之極易，然愈得其意，則愈覺其難。蓋樂府猶有句格可尋，而古詩全無興象，可執此其異也。詩之難，其十九首乎？音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蓋千古元氣鍾孕，一時而枚張諸子以無意發之，故能詣絕窮微，掩映千古，世以晚近之才，一家之學，步其遺响，即園工大匠，且瞠乎後，況其餘者？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魯直詩也。古人遺墨，季有曠逕，可尋惟襍帖，則探之莫得其端，測之莫窮其際，光堯語也。二君所論書法耳，然形容十九首，極為親切，非沉涵其中，不易知也。

南亭面  
後

郊廟饒歌似難擬，而實易。猶畫家之於佛道鬼神也。古詩樂府似易擬，而實難。猶畫家之於狗馬人物也。東西京興象渾淪，本無佳句可摘，然天上神力，時有獨至，搜其絕到，亦略可陳。如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青青陵上栢，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萬世更相送，賢聖莫能度。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白楊多悲風，蕭々愁殺人。人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皆  
言在帶袵之間奇出塵劫之表用意警絕談理玄微有  
鬼神不能思造化不能秘者

東城高且長遷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迴車  
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文彩雙  
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朱火然其  
中青煙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明月皎夜光  
促織鳴東壁王衡指孟春衆星何歷歷穆々清風至吹  
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冉冉孤生竹結根  
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燕趙多佳人美者顏  
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等句皆千古言景叙事  
之祖而深情遠意隱見交錯其中且結構天然絕無痕

迹非天冶鑄鑄何能至此

古詩正與檀弓類蓋皆和平簡易而其叙致周折語意神  
奇處更千百年大匠國工殫精竭力不能恍惚

嚴羽論詩六代以下甚分明至漢魏便鶻突由此處勘  
覈未破黃蘗所謂融大師橫說豎說尚未得向上閑揆  
子也昌穀始中要領大暢玄風

秦嘉夫婦往還曲折具載詩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他  
託興可以比肩

曹劉阮陸之爲古詩也其源遠其流長其調高其格正陶  
孟韋柳之爲古詩也其源淺其流狹其調弱其格偏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雖肯  
趣深婉音節鮮明特甚作唐絕則千古妙倡爲漢體乃



六代先驅

初讀君子防未然以為類曹氏兄弟作及觀子建集中亦載此首則非漢人信矣

蘇李錄別枚蔡言情嗣宗感懷太冲咏史靈運紀勝雖代有後先体有高下要皆古今絕唱為其題者不用其格便非本色一剽其語决匪各家

古詩短体如十九首長篇如孔雀東南飛皆不假雕琢工極天然百代而下當無繼者

三曹魏武太實子桓樂府雜詩十餘篇佳餘皆非陳思比建安首稱曹劉陳王精金粹璧無施不可然四言源出國風雜体規模兩漢軌躅具存第其才藻宏富骨氣雄高八斗之称良非溢美公幹才偏氣過詞仲宣才弱肉勝

骨應徐陳阮篇什寥々間有存者不出于建範圍之內

晉則嗣宗咏懷與寄冲遠太冲咏史骨力蒼蒼雖途轍

稍岐一代傑作也安仁士衡實曰家嫡而排偶漸開康

樂風神華暢似得天授而駢儷已極至于玄暉古意盡矣

子建名都白馬美人諸篇辞極瞻麗然句頗尚工語多致

飾視東西京樂府天然古質殊自不同

古詩降魏雖加雄贍温厚漸衰阮公起建安後獨得遺響

第文多質少詞衍意狹東西京則不然愈樸愈巧愈淺

愈深

步兵咏懷其音响漢與魏之間也其語與格則晉也茲所

以反不如魏歟

何仲默云陸詩体俳語不俳謝則体語俱俳可謂千古卓



詩 卷下 識

仲默稱曹劉阮陸而不取陶謝陶阮之變而淡也唐古之

濫觴也謝陸之增而華也唐律之先兆也士龍文章差亞乃昆詩遠不如中散不以詩名然四言亦有佳處

齊梁陳隋世所厭薄而其琢句之工絕出人表用於古詩不足唐律有餘初學暫置可也若終身不敢過目即品格造詣槩可知矣

子建雜詩全法十九首意象規模酷肖而奇警絕到弗如送應氏贈王粲等篇全法蘇李詞藻氣骨有餘而清和

婉順不足然東西京後惟斯人得其具體魏文雜詩漫漫秋夜長獨可與屬國並驅然去少卿尚一線也樂府

為國謂蘇武

雖酷是本色時有俚語不若子建純用已調蓋漢人語似俚非俚此最難體認處

怨歌行舊謂古辭文章正宗作子建今觀前為君既不易十餘語誠然至皇靈大動變等不類子建恐是漢末人

作 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即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也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楹軒即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也借問歎者誰云是蕩子妻即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

婦也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即思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屋也子建詩學十九首此類不一而漢詩自然魏詩

造作優劣具見 詩不可以一首得失槩一人終身詩家咸謂蒲生不如塘

詩 卷下 五言



上信矣然可謂子建之才不如甄后耶若余所舉數條則彼此皆常語而常語之中具見優劣且諸作多爾非若揚用修品題李杜輿羽鈞金也

漢人詩無句可摘無瑕可指魏人詩間有瑕然尚無句也六朝詩較無瑕然而有句也

曹公月明星稀四言之變也子建名都白馬樂府之變也士衡吳趨塘上五言之變也

后言謂子建譽冠千古實遜父兄論樂府也讀者不可偏泥

班姬團扇文君白頭徐淑寶釵甄后塘上漢魏婦人遂與文士並驅六代至唐茂矣

漢兵日夜至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决非

虞美人作

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李陵逸詩也子建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全用此句而不用其意遂為建安絕唱少陵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正用其意而少變其句亦為唐古崢嶸今學者第知曹杜二句之妙而不知其出於漢也

泛觀前三句則子建魏詩之神杜陵唐體之妙而少卿不過漢品之能若究竟言則明月流光雖神韻迥出實靈運玄暉造端落月屋梁頗類常建昌齡亦非杜陵本色少卿雖平平然自是漢人語

鰕鮒篇太冲詠史所自出也遠遊篇景純游仙所自出也南國有佳人等篇嗣宗諸作之祖公子敬愛客等篇士



衡群制之宗諸子皆六朝巨擘無能出其範圍陳思所以獨擅八斗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謝靈運清輝能娛人游子潛忘歸祖之疑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謝玄暉金波麗鵝鸞玉繩低建章祖之然明月高樓去漢尚不遠疑霜飛閣不惟北端齊宋抑且門戶梁陳

魏文朝與佳人期日夕殊未末康樂圓景蚤已滿佳人猶未適文通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愈衍愈工然魏宋梁体自別

嚴謂建安以前氣象渾淪難以句摘此但可論漢古詩若高臺多悲風明月照高樓思君如流水皆建安語也子建子植工語甚多如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秋蘭被長

坂朱華冒綠池之類句法字法稍稍透露仲宣公幹以下寂寥自是其才不及非以渾淪難摘故也

漢人詩不可句摘者章法渾成句意聯屬通篇高妙無一華蔓不著浮靡故耳子植兄弟努力前規章法句意頗自懸殊平調頗多麗語錯出王劉以降敷衍成篇仲宣之淳公幹之峭似有可稱然所得漢人氣象音節耳精言妙解求之邈如嚴氏往々漢魏並稱非篤論也子建華瞻精工類左國步兵虛無恬憺類莊列太冲縱橫豪逸類子長

魏三應德璉諸作頗雅馴瓌瑗各有雜詩如哲人觀未形愚夫聞明白貪子語窮兒無錢可把撮之類皆鄙俚不詞之甚不知者以爲近漢此正毫釐千里者也無論三曹



視三謝便自霄壤可以世代為限耶

世謂晉人以遠方有佳句今以衆所共稱者彙集於此太  
冲振衣千仞風濯足萬里流士衡和風飛清響纖雲垂  
薄陰景暘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暘谷景純左挹浮丘袖  
右拍洪崖肩休奕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正長朔風  
動秋草邊馬有歸心顏遠富貴他人合貪賤親戚離淵  
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  
康樂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池塘生春草園林變鳴  
禽叔源景曼鳴禽夕水木湛清華延之鸞翮有時鍛龍  
性誰能馴玄暉金波麗鸚鵡玉繩低建章餘霞散成綺  
澄江淨如練吳興庭阜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太液滄波  
起長楊高樹秋文通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梁武金

風徂清夜明月懸洞房明遠繡屨結飛霞璇題納行月  
馬毛縮如蠟角弓不可張仲言枝橫却月觀花繞綾風  
臺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蕭瑟芙蓉露下落楊柳月  
中疎王藉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休文標峰彩虹外  
置嶺白雲間王融高樹升夕烟層樓滿初月皆精言秀  
調獨步當時六朝諸君子生平精力罄於此矣謝氏兄弟佳句

尚多此  
不備錄

青青河畔草相傳蔡中郎作中郎文遠遜西京而此詩之  
妙獨絕出千古語斷而意屬曲折有餘而興寄無盡即  
蘇李不多見

青青河畔草斷而續近而遠五言之騷也昔有霍家奴整  
而條麗而典五言之賦也孔雀東南飛質而不俚詳而



有體五言之史也。而皆渾朴自然，無一字造作，誠為古今絕唱。歌行則太自多，近騷。王楊多近賦。子美多近史，然皆非三古詩比。子建七哀三良觀鬪雞贈徐幹仲宣公幹並賦，而優劣自見。

今人律則稱唐古，則稱漢然，唐之律遠不若漢之古。漢自十九首蘇李外餘，郊廟饒歌樂府及諸雜詩無非神境。即下者猶踞建安右席，唐律惟開元天寶元白而後寢入野狐道中。今人不屑為者，往往而是。亦時代使然哉。長篇孔雀東南飛，斷不可學，則李杜二家滔滔莽莽其長亦不容掩。然大湏酌量勿得造次。杜之北征述懷皆長篇叙事，然高者尚有漢人遺意，平者遂為元白濫觴。李之送魏萬等篇自是齊梁，但才力加

雜辭藻增富耳

陳王古詩獨擅，然諸體各有師承，惟陶之五言開千古平淡之宗。杜之樂府掃六代沿洄之習，真謂自起堂奧，別創門戶。然終不以彼易此者，陶之意調雖新，源流匪遠。杜之篇目雖變，風格靡超。故知三正迭興，未若一中相授也。

四傑梁陳也，子昂阮也，高岑沉鮑也，曲江鹿門王丞常尉昌齡光義完元應物陶也。惟杜陵出塞樂府有漢魏風而唐人本色時露太白幾薄建安實步兵記室康樂宣城及拾遺格調耳。李千鱗云：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可謂具眼。

備諸體於建安者陳王也，集大成於開元者工部也。青蓮



才之逸並駕陳主氣之雄齊驅工部可謂撮勝二家第  
古風既乏溫厚律體微乖整栗故令評者不序無軒輊  
三百篇非一代音也十九首非一人作也古今專門大家  
吾得三人陳思之古拾遺之律翰林之絕皆天授非人  
力也

唐初承襲梁隋陳子昂獨開古雅之源張子壽首創清澹  
之派盛唐繼起孟浩然王維儲光羲常建韋應物本由  
江之清澹而益以風神者也高適岑參王昌齡李頎孟  
雲卿本于昂之古雅而加以氣骨者也

古詩自有音節陸謝體極排偶然音節與唐律迥不同唐  
人李杜外惟嘉州最合襄陽常侍雖意調高遠至音節  
時入近體矣

孟五言不甚拘偶者自是六朝短古加以聲律便覺神韻  
超然此其占便宜處英推欺人要領未易勘也

常侍五言古深婉有致而格調音節時有參差嘉州清新  
奇逸大是俊才質力造詣皆出高上然高黯淡之內古  
意猶存岑英發之中唐體大著

高岑並工起語岑尤奇峭然擬之宣城格愈下矣  
儲光義間婉真至農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常建語極幽  
玄讀之使人冷然如出塵表然過此則鬼語矣韋左司

大是六朝餘韻宋人目為流麗者得之儀曹清峭有餘  
閑婉全乏自是唐人古體太蘇謂勝韋非也

唐初五言古殊少佳者王楊沈宋集中一二僅存皆非合  
作無論漢魏遠却齊梁此時古意垂燼而律體驟開諸



子當強弩之末，鼎革之初，故自不得超也。

唐初惟文皇帝京篇藻瞻精華，最爲傑作。視梁陳神韻少，裁而富麗過之。無論大略，卽雄才自當驅走一世。然使三百年中律有餘，古不足已，北端矣。

子昂感遇盡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傑出，蓋魏晉之後，惟此尚有步兵餘韻。雖不得與宋齊諸子並論，然不可槩以唐人近世故加貶抑。似非篤論。第自三十八章外，餘自是陳隋格調，與感遇如出一轍。

審言集殊乏五言，僅亂石一二首。徐期間出，太槩非長。之間篇什頗盛，意似規模三賦。第律語時時雜之，崔融有氣骨而未成就。薛稷郊陝之外，亡復他章。仲默云：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讀其集，太篇句語俊。

拔殊乏完章，小言結構清新，所少風骨。孟五言秀雅不及王，而間澹頗自成局。

高氣骨不逮嘉州，孟材具遠，輸摩詰。然並驅者，高岑悲壯爲宗。王孟間澹自得，其格調一也。

世多謂唐無五言古篤而論之，才非魏晉之下，而調雜梁陳之際，截長絜短，蓋宋齊之政耳。如文皇帝京之什，允濟廬岳之章，子昂感遇之篇，道濟五君之咏，浩然疎雨之句，薛稷郊陝之吟，太白古風書懷，少陵羗村出塞，儲光羲之田舍，王摩詰之山庄，高常侍之紀行，岑補闕之覽勝，孟雲卿古離別，王昌齡放歌行李，頊塞下，曲常建太白峰，韋左司郡齋柳儀曹，南澗顧况棄婦，李端洞庭，昌黎秋懷，東野感興，皆六朝之妙詣，兩漢之餘波也。



樂府則太白擅奇古今少陵嗣迹風雅蜀道難遠別離等篇出鬼入神愴莫測兵車行新婚別等作述情陳事懇惻如見張王欲以拙勝所謂差之毫釐溫李欲以巧勝所謂諉於千里

殷璠詩選以常建為第一張為句圖以孟雲卿為高古與逸王二子皆盛唐名家常幽深無際孟古雅有餘常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絕是長吉之祖孟朝日上高堂離人怨秋草少壯無會期水深風浩浩劇為東野所宗

少陵不效四言不做離騷不用樂府旧題是此老曾中壁立處然風騷樂府遺意杜在夕深得之太白以百憂等篇擬風雅鳴皋等作擬離騷俱相去懸遠樂府奇偉高

出六朝古質不如兩漢較輸杜一等也

揚用脩謂中唐後無古詩惟李端水國葉黃時溫庭筠昨日下西洲及劉禹錫陸龜蒙四首然溫李所得六朝緒餘耳劉陸更遠惟顧況棄婦詞末六句頗佳

世多譽宋人律詩然律詩猶知有杜至古詩第沾沾靖節蘇李曹劉邈不介意若十九首三百篇殆於高閣束之如蘇長公謂河梁出自六朝又謂陶詩愈於子建餘可類推黃陳曾呂各師老杜實越前規歐王梅蘇間學唐人靡關正始南渡尤揚范陸輩近体愈繁古風逾下新安論鑒洞達諸所制作頗溯根源然非詩人本色其所宗法又子昂也宋宋嚴儀卿識最高卓而才不足稱謝舉羽才頗縱橫而識無足取



禪家戒事理二障。余戲謂宋人詩病政坐此。蘇黃好用事而為事，使事障也。程邵好談理而為理，縛理障也。元名家稱趙子昂、虞伯生、楊仲弘、范德機、揭曼碩，外如元好問、馬伯庸、陳剛中、李孝光、楊廉夫、薩天錫、傅若金、余廷心、張仲舉輩，不下十數人。視宋人材力不知而篇什差盛，步驟稍端然，高者不過王孟高岑最上，李供奉、陳杜二拾遺耳。六代風流無復染指，况漢魏乎。國初李迥勃興，衰運乃有遺古樂府諸篇，雖格調未適而意象時近弘正，迭興大振風雅，天所以開一代信不虛也。由太曆而國初五百餘載，中間歌行近体未嘗絕也。獨古体寥寥，宇宙間中興之績，信陽地地斷不可誣。古詩杜少陵後，漢魏遺響絕矣。至獻吉而始闢其源，韋蘇

州後六朝遺響絕矣。至昌穀而始振其步，故謂杜之後便有北地可也。謂韋之後便有迪功可也。

宋主格元主調，宋多骨元多肉。宋人蒼勁元人柔靡，宋人粗疎元人整密。宋人學杜於唐遠元人學杜於唐近。國朝下襲元風上監宋轍，故虞揚范趙体法時參歐蘇黃陳軌躅永絕。

蕭統之選鑒別昭融，劉勰之評議論精鑿。鍾氏体裁雖具，不出二書範圍。至品或上下倒置，詞則雅俚錯陳。非蕭劉比也。明則昌穀談藝可並雕龍，廷禮正聲無慚文選。擬十九首自士衡諸作語已不倫，六朝而後徒具篇名。意態風神不知何在，惟近仲默十八章格調翻翻幾欲近之。樂府自晉失傳寥寥于載，擬者弥多合者彌寡。至於



嘉隆剽欲斯極而元美諸作不襲陳言獨挈心印皆可  
超越唐人追蹤兩漢未可以時代論  
詩至五言古五言古至兩漢無論中才即大匠國工履米  
袖手七言古即不爾苟天才雄贍而能刻意前規則縱  
橫排蕩滔滔莽莽于言不窮點筆立就無不可者然五  
言古才力不足可勉而能七言古非才力有餘斷不至  
也

詩數內編二畢

詩數 內編三 古體下 七言

東越胡應麟著

七言古詩槩曰歌行余漫考之歌之名義由來遠矣南風  
擊壤興於三代之前易水越人作於七雄之世而篇什  
之盛無如騷之九歌皆七言古所自始也漢則安世房  
中郊祀鼓吹咸係歌名並登樂府或四言上規風雅或  
雜調下倣離騷名義雖同体裁則異孝武以遠樂府大  
演隴西豫章長安京洛東西門行等不可勝數而行之  
名于是著焉較之歌曲名雖小異体實大同至長短蕪  
鞠諸篇合而一之不復分別又總而目之曰相和等歌  
則知歌者曲調之總名原於上古行者歌中之一体創  
自漢人明矣

行歌



今人例以七言長短句為歌行，漢魏殊不爾也。諸歌行有三言者，郊祀歌董逃行之類；四言者，安世歌善哉行之類；五言者，長歌行之類；六言者，上留田妾薄命之類。純用七字而無雜言，全取平聲而無仄韻，則相梁始之。燕歌自紆皆此體，自唐人以七言長短為歌行，餘皆別類樂府矣。

古歌謠惟皇澤白雲典質雅淳，即非周穆本辭，亦非西京後語。拾遺記所載皇娥白帝等歌，浮麗纖弱，皆子年偽撰無疑。

竇戚白石歌，前一首當是本調，後一首全類六朝唐語。卒章又出附會，蓋贗作也。

越謠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

白石歌

日相逢為君下，辭義甚古。唐人歌行多作如此起者。白石歌渾朴古健，漢魏歌行之祖也。易水歌遒爽飛揚，唐人歌行之祖也。

易水歌僅十數言，而淒惋激烈，風骨情景種々具備。且千載下復欲二語不可得。

項主不喜讀書而垓下，一歌語絕悲壯。虞兮即是本色，屈子孤吟澤畔尚託寄美人公子，摸寫實情實事，何用為嫌。宋人以道理言詩，故往往謬戾如此。

三侯類易水而氣槩橫絕，橫汾出離騷而風範少頽。黃鵠麗而則有雅頌遺規，宜之所以中興青荷艷而纖為齊梁前導，靈之所以未造。

七言古樂府外歌行可法者，漢四愁魏燕歌晉白紵宋齊



諸子大演五言，殊寡七字。至梁，迺有長篇。陳隋浸盛，婉麗相矜，極于唐。始漢魏風骨，殆無復存。李杜一振古今，七言幾于盡廢。然東西京古質典刑，邈不可觀矣。少卿五言為百代鼻祖，然七言亦自矯々如逕萬里兮度沙漠，悲壯激烈，渾朴真致，非後世所能偽然。較之易水大風，則夷爽調適，不如蓋當是時，郊祀鼓吹並出七言句法，又一變矣。

平子四愁，優柔宛麗，百代情語，獨暢此篇。其章法實本風人句法，率由騷體，但結構天然，絕無痕迹，所以為工。後人句模而章襲之，適為厭飫之餘耳。

魏武度關山對酒等篇，古質蒼然，比之漢人東西門行，音律稍艱，韻度微乏。其體大類鴈門太守行，氣出唱三

首類董述秋胡行二首類滿歌董述或作魏武滿歌亦魏武辭未可知大槩氣骨峻絕惟陌上桑類陳思且張永伎錄不載恐非其作子植燕歌二首開千古妙境子建天才絕出迺七言獨少大篇

建安自曹氏外殊寡七言陳琳飲馬長城窟一章格調頗古而文義多乖昌穀謂意氣鏗々非風人度其以是乎公幹仲宣絕不復觀惟繆融伯鐙歌曲得西京體左延年秦女休有東漢風而名下應徐遠甚固知一代文人冒濫湮沒時不免也

晉自紆辭綺艷之極而古意猶存自後作者相沿梁武之外明遠休文辭各美麗然明遠池中赤鯉一章語意不類梁武僅作小言休文雖創四時之體至後半篇五首



盡同亦七言絕耳若晉人形容舞態宛轉妙絕諸家似未窺也

自紵辭前一首自質如輕雲色如銀下當別為篇

休洗紅二章調甚高古而語頗類子夜前漢非漢末辭即晉人擬作如新紅裁作衣舊紅翻作裡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返復君所知建安無此調也

晉樂辭今日牛羊上丘隴當時近前面發紅絕似漢人語但前四句不類至愛情如窮袴防間託守宮則全是唐律矣少陵慎莫近前丞相嗔出此後二句楊用修以為此老本色何也

木蘭歌世謂齊梁作齊人一代絕少七言歌行梁始作初唐體此歌中古質有逼漢魏處非二代所及也惟朔氣

寒光整麗流亮類梁陳然晉人語如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已全是唐律至休洗紅獨漉篇其古質處又多近木蘭齊梁歌謠亦有傳者相去遠甚余以為此歌必出晉人若後篇則唐律也晉明世柔然社崙始稱可汗此歌出晉人手愈無可疑蓋宋齊以後元魏入帝中華柔然屏居大漠與黃河黑山道里懸絕惟東晉世五胡擾亂柔然拓跋常相攻幽冀間故詩人歷叙及之世之疑木蘭者率指摘可汗二字不知此歌得此證佐益明亦一快也

木蘭歌是晉人擬古樂府故高者上逼漢魏平者下先齊梁如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尚協東京遺响至當窓理雲鬢對鏡貼花鈿齊梁艷語宛然又出門見火伴等



句雖甚樸野實自六朝聲口非兩漢也

大姊聞妹來三疊是做長安有狹斜体至磨刀霍霍向猪

羊六朝面目盡露矣此等最易辨亦最不易辨也

六代兄弟齊名者晉為最盛二陸二張二傅士衡景陽烜

赫詞場休奕各出其下遠甚然張陸自五言外歌行槩

不多見休奕麗烈婦雜言繼躅東京董逃行六言獨暢

典午鏡歌諸作亦在繆襲章昭間惟五言劉襲雷全絕

少天趣聲價不競職此之由傳去嚴從兄弟五子咸孫

元亮延之絕無七言康樂僅一二首亦非合作歌行至宋

益衰惟明遠頗自振拔行路難十八章欲汰去浮靡返

於渾朴而時代所壓不能頓超後來長短句實多出此

與玄暉五言俱兆唐人軌轍矣

齊梁後七言無復古意獨斛律金勅勒歌云勅勒川陰山

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々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大有漢魏風骨金武人目不知書此歌成於信口咸謂

宿根不知此歌之妙正在不能文者以無意發之所以

渾朴莽蒼暗合前古推之兩漢樂府歌謠采自閭巷大

率皆然使當時文士為之便欲雕績滿眼况後世操觚

者

齊一代遂無七言以宣城材具而篇什寥寥它可知已王

融擬兩頭織女歌殊不成語益見漢人制作之工

曹氏父子而下六代人主世有文辭者梁武昭明簡文差

足繼軌七言歌行梁武尤勝河中之水東飛伯勞皆寓

古調于織詞晉後無能及者簡文烏棲曲妙于用短元



帝燕歌行巧于用長並唐體之祖也

建安以後五言且盛晉宋齊間七言歌行寥寥無幾獨白

紆歌行路難時見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頗尚此體

燕歌行搗衣曲諸作實為初唐鼻祖陳江總持盧思道

等篇什浸盛然音響時年節奏未協正類當時五言律

體垂拱四子一變而精華瀏亮抑揚起伏悉協宮商開

合轉換咸中肯綮七言長體極於此矣

燕歌初起魏文實祖柏梁體白紆詞因之皆平韻也至梁

元帝燕趙佳人本自多遼東少婦學春歌黃龍戍北花

如錦玄兔城頭月似娥音調始協蕭子顯王子淵制作

浸繁但通章尚用平韻轉聲七字成句故讀之若未大

暢王楊諸子歌行韻則平仄互換句則三五錯綜而

又加以開合傳以神情宏以風藻七言之體至是大備

要惟長篇鉅什叙述為宜用之短歌紆緩寡態於是高

岑王李出而格又一變矣

齊梁陳隋五言古唐律詩之未成者七言古唐歌行之未

成者王盧出而歌行咸中矩度矣沈宋出而近體悉協

宮商矣王高岑而後有氣王孟而後有韻李杜而後入

化

六朝歌行可入初唐者盧思道從軍行薛道衡豫章行音

響格調咸自停勻體氣于神尤為煥發

初唐短歌子安滕王閣為冠長歌賓王帝京篇為冠李嶠

汾陰行玄宗劇賞然聲調未諧轉換多躋出沈宋下薛

君采初唐獨取此篇非是



王翰蛾眉怨長城行亦自倉楚宜為子美所重

仲默謂唐初四子雖去古甚遠其音節往往可歌子美詞

雖沉着而調失流轉實詩歌之變體也此未盡然歌行

之興寔自上古南山易水隱約數言咸足詠歎至漢魏

樂府篇什始繁大都渾朴真至既無轉換之體亦寡流

暢之辭當時以被管絃供燕享未聞不可歌也杜兵車

麗人王孫等篇正祖漢魏行以唐調耳

李杜歌行擴漢魏而大之而古質不及盧駱歌行衍齊梁

而暢之而富麗有餘

陳杜歌行不槩見沉宋厭王揚之靡縵稍欲約以典實而

未能也李杜一變而雄逸豪宕前無古人矣盛唐高適

之渾岑參之麗王維之雅李頎之後皆鐵中錚錚者崔

顥儲光羲篇什不多而宛轉流媚亦有可觀常建已開

李賀任華酷似盧仝盛衰倚伏如此

昌穀云歌聲雜而無方行體疎而不滯引以抽其臆吟以

達其情此大槩言之耳漢魏歌行吟引率可互換唐人

稍別体裁然亦不甚遠也

自五言古律以至五七言絕槩以溫雅和平為尚惟七言

歌行近體不然歌行自樂府語已峭峻李杜大篇窮極

筆力若但以平調行之何能自拔七言律聲長語繼體

既近靡字櫛句聯格尤易下材富力強猶或難之清空

文弱可登此壇乎

凡詩諸體皆有繩墨惟歌行出自離騷樂府故極散漫縱

橫初學當擇易下手者今略舉數篇青蓮掃衣曲百轉



言 卷 三 七 三 三  
歌杜陵洗兵馬哀江頭高適燕歌行岑參白雪歌別獨  
孤漸李頎緩歌行送陳章甫聽董大彈胡笳王維老將  
行桃源行崔顥代閨人行路難渭城少年皆脉絡分明  
句調婉暢既自成家然後博取李杜大篇合變出奇窮  
高極遠又上之兩漢樂府落李杜之紛華而一歸古質  
又上之楚人離騷銘樂府之氣貫而直接商周七言能  
事畢矣

闔闢縱橫變幻超忽疾雷震霆淒風急雨歌也位置森嚴  
筋脉聯絡走月流雲輕車熟路行也太白多近歌少陵  
多近行

短歌惟少陵七哀等篇雋永深厚且法律森然極可宗尚  
近獻吉學之置杜集不復辨所當併觀李之為樓曲初

叛兒等雖甚足情致終是斤兩稍輕味嘆不足

太白蜀道難遠別離天姥吟堯祠歌等無首無尾變幻錯  
綜窈冥昏默非其才力學乏立見顛踏少陵公孫大娘  
溪陂行丹青引麗人行等雖極沉深橫絕格律尚有可  
尋

照鄰古意賓王帝京詞藻富者故當易至然須尋其本色  
乃佳

歌行兆自大風垓下四愁燕歌而後六代寥寥至唐大暢  
王楊四子婉轉流麗李杜二家逸宕縱橫獻吉專攻子  
美仲默兼取盧王並自有旨

太風千秋氣藥之祖秋風百代情致之宗雖詞語寂寥而  
意象靡盡栢梁諸篇句調太質興寄無存不足貴也



唐五言古作者弥衆，至七言，殊寡。初唐四子外，惟汾陰鄴都盛唐李杜外，僅高岑王李中唐劉韋一二，不足多論。至元白，長篇張王樂府，下逮盧李流泚，且卑道術，弥裂矣。

李杜二公，誠為勁敵。杜陵沉鬱雄深，太白豪逸宕麗，短篇效李多，輕率而寡裁，長篇法杜，或拘局而靡暢，廷禮首推太白，干麟左祖杜陵，俱非論篤。

太白幻語為長吉之濫觴，少陵拙句實王川之前道，集長去短，學者當先明此。

李杜歌行，雖沉鬱逸宕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建淵明判不相入者，比有能總統為一實，宇宙之極觀，第恐造物生材無此全盛，近時作者間能具備兩公之體，至終

液二子之長，則未覩也。

唐七言歌行，垂拱四子詞極藻艷，然未脫梁陳也。張李宋稍汰浮華，漸趨平實，唐體肇矣。然而未暢也。高岑王李音節鮮明，情致委折，濃纖修短得衷，合度暢矣。然而未大也。太白少陵大而化矣，能事畢矣。降而錢劉，神情未遠，氣骨頓衰。元相白傳起而振之，敷演有餘，步驟不足，昌黎而下，門戶競開。盧仝之拙朴，馬異之庸猥，李賀之幽奇，劉義之狂譎，雖淺深高下，材局懸殊，要皆曲徑旁蹊，無取大雅。張藉王建稍為真澹，體益卑卑，庭筠之流更事綺繪，漸入詩餘，古意盡矣。

詩五言古七言律，至難外，則五言長律七言長歌，非博夫雄深橫逸浩瀚之才，鮮克辨此。蓋歌行不難於師匠而



難於賦授，不難於揮酒，而難於蘊藉，不難於氣槩，而難於神情，不難於首節，而難於步驟，不難於曾腹，而難於首尾。又古風近體，黃初大曆而下，無可看眼，惟歌行則晚唐宋元時亦有之。故選路叢雜，尤甚。學者務須尋其本色，即千言鉅什，亦不使有一字離去，乃為善耳。

李杜外，短歌可法者，岑參、蜀葵花、登鄴城、李廌、送劉昱、古意、王維、寒食、崔顥、長安道、賈蘭、進明、行路難、即士元、塞下曲、李益、促促曲、野田行、王建、望夫石、寄遠曲、張籍、節婦吟、征婦怨、柳宗元、楊白花、雖筆力非二公比，皆初學易下手者。但盛唐前語雖平易，而氣象雍容，中唐後語漸精工，而氣象促迫，不可不知。王勃、滕王閣、衛萬、吳宮怨，自是初唐短歌，婉麗和平，極可

師法。中盛繼作頗多，第八句為章，平仄相半，軌轍一定，毫不可踰，殆近似歌行中律體矣。

國秀集有太子司議薛奇童，似是人名。然唐又有蔣奇童，豈亦人名耶？詩話評薛五言律，禁苑春風起，云如此，麗則不謂奇童，而何則不得為名審矣？薛又有雲中行，七言古，在王勃、李嶠間。王堵怨，五言絕，得太白昌齡調，蓋初盛之超然者，而名字湮沒，不傳，可為浩歎。

張若虛、春江花月夜，流暢宛轉，出劉希夷、白頭翁上，而世代不可考，詳其體制，初唐無疑。崔顥、雁門胡人詩，全是律體，強作歌行。黃鶴實類短歌，乃稱近體。

崔顥、邯鄲宮人怨，敘事幾四百言。李杜外，盛唐歌行無贖於此，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見。後來連昌長恨，皆此兆端。



言 卷之三 七  
章楚老祖龍行雄邁奇警如黑雲障天天欲裂壯士朝眠  
夢寃結祖龍一夜死沙丘胡亥空隨鮑魚轍腐肉偷生  
五千里偽書先賜扶蘇死墓接驪山土未乾赤光已向  
芒碭起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家天地如崩尾龍蛇撩亂  
入咸陽少帝空隨漢家馬長吉諸篇全出此而諸選皆  
不錄漫載之

衛萬吳宮怨吳王宮闕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  
來雙闕間潮聲夜落千門裏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  
下起黃塵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高華響  
亮可與王勃滕王閣詩對壘第末二句全與太白全不  
知孰先後也

庾信詩地中鳴戰鼓天上下將軍駱賓王蕩子從軍賦隱

隱地中鳴鼓角迢迢天上出將軍全用此然二語非  
策駱蓋偶然耳從軍賦近獻吉改為歌行考駱本辭賦  
語實三之一李但削去此類餘皆仍其舊也

元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諷興當時  
之事以貽後世之人公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  
長於義咸為贅廢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  
人引古以諷之義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  
馬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倚傍余少時  
與友人自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復擬賦古題  
觀微之此序則唐人亦自推轂少陵樂府近時諸公多  
主斯說而微之序人少知者故特錄之  
仲默明月篇序云僕始讀杜子七言詩歌愛其陳事切實



布辭沉着鄙心竊效之。以爲長篇聖于子美矣。既而讀漢魏以來歌詩及唐初四子者之所爲而反復之。則知漢魏固承三百篇之後流風猶可徵焉。而四子者雖工富麗去古遠甚。至其音節往往可歌。迺知子美辭固沉着而調失流轉。雖成一家語。實則詩歌之變體也。于鱗云七言歌行惟杜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強弩之末。間以長語英雄欺人耳。李論實出于何而意稍不同。

杜七歌亦做張衡四愁然七歌奇崛雄深四愁和平婉麗漢周短歌各爲絕倡所謂異曲同工

元和中李紳作新樂府二十章元稹取其尤切者十五章和之如華原磬西凉伎之類皆風刺時事蓋做杜陵爲

之者今並載郭氏樂府語句亦多做工部如陰山道縛戎人等音節時有逼近第得其沉着而不得其縱橫得其渾樸而不得其悲壯樂夫又取演之爲五十章其詩純用已調出元下世所傳白氏諷諫是也

太白遠別離舊是難處范德機知其調之高絕而不解其意所從來近王次公獨謂太白晚年時事之作深得之。所稱幽囚野死從古有此議論者魏晉以還纂奪相繼創爲邪說劉知幾史通載之甚詳

太白搗衣篇等亦是初唐格調蜀道難夢游天姥吟遠別離鳴臯歌皆學騷者白頭吟登高丘公無渡河獨漉諸篇出自樂府烏夜啼楊叛兒白紵辭長相思諸篇出自齊梁至堯祠單父憶昔洛陽之類則太白已調耳



題畫自杜諸篇外唐無繼者王介甫畫虎圖蘇子瞻煙江  
疊嶂夜遊圖韓子蒼龍眠圖虞伯生黑竹揚廉夫青蓮  
像薩天錫織錦圖皆有可觀而骨力變化遠非杜比惟  
李獻吉吳偉林良等六詩模寫精絕而豪宕縱橫幾欲  
與杜並驅真傑思也

太白懷素草書歌誠為偽作而校者不能刪削以無左驗  
故今觀素師自叙錢起盧綸等句無不借錄顧肯遺太  
白此証甚明天若不愛酒本馬子才詩近又舉李墨迹  
為証尤可笑詩可偽筆不可偽耶

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三  
語奇絕即兩漢不易得子美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  
泣夫走藏問誰腰鎌胡與羌才易數字便有漢唐之別

杜尚難之况其下乎

長安城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  
底達官走避胡車麟々馬蕭々行人弓箭各在腰爺娘  
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二起語甚古質類漢人  
終是格調精明辭氣跌宕近似有意兩京歌謠便自渾  
渾噩噩無迹可尋

初唐七言古以才藻勝盛唐以風神勝李杜以氣槩勝而  
才藻風神稱之加以變化靈異遂為大家宋人非無氣  
槩元人非無才藻而變化風神邈不復覩固時代之盛  
衰亦人事之工拙耶

古詩定于格調近体束于聲律惟歌行大小短長錯綜闡  
闢素無定体故極能發人才思李杜之才不盡於古詩



而盡於歌行孟襄陽輩才短故歌行無復佳者

唐人歌行烜赫者郭元振寶劍篇宋之問龍門行明河篇李嶠汾陰行元稹連昌辭白居易長恨歌琵琶行盧仝月蝕李賀高軒並警絕一時今讀諸行往往不厭人意而盧駱杜陵高岑王李大家正統俱不以是著稱同時惟太白蜀道難等篇為世所慕差不爽名實耳

元和間樂天聲價最盛當時挽詩云孺子解吟長恨賦胡人能誦琵琶篇又一女子能誦白長恨歌遂索值百萬其為一代驚艷如此少陵同谷作歌時正拾橡栗隨狙公覓一飽不可得詩固有遇不遇哉

余嘗評宋人近體勝歌行歌行勝古詩至風雅樂議二百年間幾于中絕今詩家往往習宋近體不知源流既已

何所自來

宋黃陳首倡杜學然黃律詩徒得杜聲調之偏者其語未嘗有杜也至古選歌行絕與杜不類晦澁枯槁刻意為奇而不能奇真小乘禪耳而一代尊之無上陳五言律得杜骨宋品絕高他作亦皆懸遠

楊用脩詩話所載洛春謠夜歸曲皆宋人七言古可觀者勝國諸家七言古篇什頗不乏然自是元人歌行擬王楊則流轉不足攀李杜則神化非儔至於瑰詞綺調亦往往筆墨間視宋人覺過之

元末楊廉夫歌行聲價騰湧今讀之大率穠麗妖冶佳處不過長吉文昌平處便是傳奇史斷漢魏風軌未覩藩籬而一時傳賞楮貴信識真未易也



勝國歌行多學李長吉温庭筠者晦刻濃綺而真景真情  
往往失之目前盛唐則不然愈近愈遠愈拙愈工讀王  
岑高李諸作可見

王拾遺寶供奉左中允右嘉州則沉雄秀逸短什宏章諸  
體悉備至于千言百韻取法盧駱什一為之可也

宋初諸子多祖樂天元末諸人婉師長吉  
王川拙體非自創任華與李杜同時已全是此調特篇什

不多耳長吉險怪雖兒語自得然太白亦濫觴一二馬  
異與盧同時詩體正同張碧差後長亦頗相似盧體

不復傳長吉則宋末謝阜初得其遺意元人一代尺祝  
流至國初尚有效者  
蘇子瞻定慧寺海棠郭功父金山行等亦尚有佳處而不

能盡脫宋氣歐學韓黃學杜用力愈多去道愈遠  
仲默論歌行允謂前人未發然特專明一義匪以盡槩諸

方王楊四子雖偏工流暢而体格弥卑变化未觀唐人  
一代皆爾何以遠過齊梁必有李杜二公大觀斯極仲

默集中為此體僅明月帝京昔游三數篇他不盡爾其  
意可窺

國初李迪歌行尚多佳作弘正特盛李何外若昌穀繼之  
應登皆有可觀

退之桃源石鼓模杜陵而失之淺長吉浩歌秦宮傲太白  
而過於深惟獻吉宗師子美併奪其神間作青蓮亦得

其貌然為初唐則遠仲默李同調氣稍不如明月帝京  
風神朗邁遂過盧駱元美後起併前諸子奄而有之千



古宗上五君而已

詩數內編三畢

詩數

內編四

近体上

五言

東越胡應麟著

五言律体。北自梁陳唐初四子。靡縟相矜。時或拘澁。未堪正始。神龍以還。卓然成調。沈宋蘇李。合軌於先。王孟高岑。並馳於後。新制迭出。古体攸分。實詞章改革之大機。氣運推遷之一會也。

五言律体。極盛於唐。要其大端。亦有二格。陳杜沈宋。典麗精工。王孟儲韋。清空間遠。此其槩也。然右丞贈送。諸什往往闌入。高岑鹿門。蘇州雖自成趣。終非大手。太白風華逸宕。特過諸人。而後之學者。才匪天仙。多流率易。唯工部諸作。氣象巍峨。規模宏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



言身內者四  
宏大則昔聞洞庭水富麗則花隱掖垣暮感慨則東郡趨  
庭日幽野則風林織月落錢送則冠冕通南極投贈則  
斧鉞下青冥追憶則洞房環珮冷弔哭則他鄉復行役  
等皆神化所至不似人間來者

學五言律母習王揚以前母窺元白以後先取沉宋陳杜  
蘇李諸集朝夕臨摹則風骨高華句語宏贍音節雄亮  
比偶精嚴次及盛唐王岑孟李永之以風神暢之以才  
氣和之以真澹銷之以清新然後歸宿杜陵究竟絕軌  
極深研幾窮神知化五言律詩盡矣

盛唐句如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中唐句如風兼殘雪  
起河帶斷水流晚唐句如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皆  
形容景物妙絕千古而盛中晚界限斬然故知文章興

氣運非人

國朝仲默明卿亦是五言津筏初學下手所當并置坐右  
近体先君杜陵則未得其廣大雄深先失之粗疎險拗所  
謂從門非寶也

曲江之清遠浩然之簡淡蘇州之間婉浪仙之幽奇雖初  
盛中晚調迥不同然皆五言獨造至七言俱疲爾不振  
矣

晚唐有一首之中世共傳其一聯而其所不傳反過之者  
如張祐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工密氣格故不如  
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也如賈鳴鳥宿池中樹僧敲  
月下門雖幽奇氣格故不如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  
也



張祐字承吉刻本大半作祐覽者莫辨緣承吉字祐祐俱通耳一日偶閱雜說張子小名冬瓜或以譏之答云冬瓜合出瓠子則張之名祐審矣

薛奇童禁苑春風起全篇典麗精工王摩詰無以加李季蘭遠水淨仙棹二語幽閒和適孟浩然莫能過寧可以婦人童子忽之羽士若吳筠盛唐翹楚緇流若靈一中唐共推不在孟雲卿皇甫冉下

排律沉宋二氏漢賸精工太白右丞明秀高爽然皆不過十韻且體在繩墨之中調非哇淫之外惟杜陵大篇鉅什雄偉神奇如謁蜀廟贈哥舒等作闐闐馳驟如飛龍行雲鱗鬣爪甲自中矩度又如淮陰用兵百萬掌握變化無方雖時有險朴無害大家近選者僅取沈水臨中

坐以爲他皆不及塗聽耳食哀哉

宋人學杜得其骨不得其肉得其氣不得其韻得其意不得其象至聲與色拜亡之矣如無已哭可馬相公二首其瘦勁精深亦皆得之百煉而神韻遂無毫釐他可例見

齊梁陳隋句有絕是唐律者彙集於後俾初學知近体所從來簡文沙飛朝似暮雲起夜疑城元帝疊鼓驚飛鷺長簫應紫驪沉約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江淹白日凝瑯貌明河點絳唇庾肩吾桃花舒玉洞柳葉暗金溝吳均白雲浮海際明月落河濱何遜野水平沙合連山遠霧浮蕭鈞雲峰初辨夏麥氣已迎秋王筠獻瑞依洛浦懷珮似相濱劉孝綽翠蓋承朝景朱旗曳曉烟劉孝

詩校內編四



威浴童爭淺瀨，浣女戲平沙。月麗姮娥影，星含織女光。  
劉孝先洞戶臨松徑，虛窓隱竹叢。數螢流暗草，一鳥宿  
疎桐。徐君倩草短，猶通屐梅香。漸着人江洪，夜條風浙  
浙。曉葉露淒淒，玉臺卿瑤臺斜接岫。玉殿上凌空，惠慕  
馬色迷關吏。鷄鳴起戍人，陳后主水映臨橋樹。風吹夾  
路花，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樓似陽臺上。池如洛水  
邊，徐陵竹密山齋冷。荷開木殿香，張正見飛棟。臨黃鶴  
高窓度白雲，雨師清近道。風伯靜遙天，雲棟疑飛雨。風  
窓似望仙，清風吹麥隴。細雨濯梅林，江總繡柱擎飛閣。  
雕欄架曲池，夜梵聞三界。朝香徹九夫，終南雲影落渭  
北。雨聲多翫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祖孫登，高葉臨胡  
塞。長枝拂漢宮，煬帝翠霞迎。鳳輦碧霧翼，龍輿流波將。

月去潮平帶星迴，盧思道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道  
道衡少昊騰金氣，文昌動將星。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  
泥。玉曹千門含日月，麗萬雉映霞丹。李巨仁雲開金闕迥，  
霧起石梁遙。蕭愨朔路傳清警，邊風入畫旒。王褒鬪鷄  
橫大道，走馬出長楸。魏收馮潤高齋響，添池曲檻平。庾  
信春朝行雨去，秋夜隔河來。皆端巖花妙，精土者啓垂  
拱之門。雄大者樹開元之幟。  
用修集六朝詩為五言律，祖然當時體制尚未盡諧。規以  
隱侯三尺朱粘上尾等格篇篇有之。全章略合，惟張正  
見關山月及崔鴻寶劍邢巨遊春又庾信舟中夜月詩  
四首真唐律也。  
薛道衡昔昔鹽等篇大是唐人排律時有朱粘耳孔德紹

詩法內編四 近本 五言



洪水一章則字句無不合矣

隋尹武別宋常侍詩遊人杜陵北送客廣川東無論去與往俱是一瓢蓬秋髻含霜白衰顏倚酒紅別有相思處啼鳥雜夜風絕類中唐後詩

陰鏗

陰鏗安樂宮詩新宮實壯哉雲裡望樓臺迢遞翔鷗仰聯翩賀燕來重檐寒霧宿丹井夏蓮開砌石被新錦雕梁畫早梅欲知安樂盛歌管雜塵埃右五言十句律詩氣象壯嚴格調鴻整平頭上尾八病咸除切響浮聲五音並協實百代近體之祖考之陳后主張正見庾信江總輩雖五言八句時合唐規皆出此後則近體之有隲生猶五言之始蘇李而揚用修不知援李曷在其好古耶陰又有來池竹四韻云來池一藜竹垂翠不驚寒葉醒宜

城酒皮裁薛縣冠湘川染別淚衡嶺拂仙壇欲見歲牲色當來覓苑看於沉法亦皆諧合惟起句及五句拗二字而非唐律所忌第調與六朝徐庾同若安樂則通篇唐人氣韻矣

六朝五言合律者揚所集四首外徐摘詠筆徐陵鬪雞沉氏彩毫雖間有拗字體亦近之若陳后主春砌落芳梅江總百花疑吐夜陳昭昭君詞祖孫登蓮調沉炯天中寺張正見對酒當歌衡陽秋夕何處士春白別才法師王由禮招隱十餘篇皆唐律而揚不收

唐人句律有全類六朝者太宗露凝千片玉菊散一叢金虞世南竹開霜後翠梅動雪前香王勃野花常捧露山葉自吟風揚炯伏檻排雲出飛軒繞澗迴盧照隣隴雲



朝結陣江月夜臨空駱賓王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  
尋承慶山遠疑無樹潮平似不流蘇味道月華連晝色  
燈影雜星光趙彦昭官樹千花發堦莫七葉新李人行  
戈疑駐日步輦若升天樊忱十地祥雲合三天瑞景開  
楊庶寶鐸含颺響仙輪帶日紅王景重階青漢接飛閣  
紫霄懸李嶠御筵陳桂醕天酒酌榴花宗楚客湛露飛  
堯酒薰風入舜絃袁暉九旗雲際出萬騎谷中來孫逖  
漁父歌金洞江妃舞翠房蘇頲豐樹連黃葉函關入紫  
雲張說漢武橫汾日周王宴鎬年張九齡日御馳中道  
風師卷太清陳子昂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杜審言  
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沈佺期月明三峽曙潮滿九  
江春宋之問野含時雨潤山雜夏雲多玄宗春來津樹

作五律

合月落成樓空若置梁陳間何可辨別第人取其一二此  
類尚多若唐初句格未諧者自是六朝體不復錄  
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後結中四句二言  
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於首二句言景對起止結  
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失之繁雜唐晚則第三四句多  
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儇俱非正體惟沈宋李王  
諸子格調莊嚴氣象閑麗最為可法第中四句大率言  
景不善學者湊砌堆疊多無足觀老杜諸篇雖中聯言  
景不少大率以情間之故習杜者句語或有枯燥之嫌  
而体裁絕無靡冗之病此初學入門第一義不可不知  
若老手太筆則情景混融錯綜惟意又不可專泥此論  
作詩最忌合掌近體尤忌而齊梁人往往犯之如以朝對



曙將遠屬遙之類初唐諸子尚襲此風推原屬階實由  
康樂沉宋二君始加洗削至於盛唐盡矣

李夢陽云疊景者意必二闊大者半必細此最律詩三昧  
如杜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農花發春帆細雨  
來前半闊大後半工細也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  
嶂秦碑在荒城曾殿餘前景寓目後景感懷也唐法律  
甚嚴惟杜變化莫測亦惟杜

詩自模景述情外則有用事而已用事非詩正體然景物  
有限格調易窮一律千篇祇供厭厭欲觀人筆力材詣  
全在阿堵中且古體小言姑置可也大篇長律非此何  
以成章

用事之工起於太冲詠史唐初王揚沉宋漸入精嚴至老

杜苞孕汪洋錯綜變化而美善備矣用事之僻始見商  
隱諸篇宋初揚李錢劉愈流綺刻至蘇黃堆疊詠諧粗  
疎詭譎而陵夷極矣

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杜用  
事入化處然不用事看則古廟之荒涼畫壁之飛動  
亦更無人可着語此杜老千古絕技未易追也

杜用事錯綜固極筆力然体自正大語尤坦明晚唐宋初  
用事如作謎蘇如積薪陳如守株黃如綠木

用事患不得肯綮得肯綮則一篇之中八句皆用一句之  
中二事串用亦何不可宛轉清空了無痕迹縱橫變幻  
莫測端倪此全在神運筆融猶劉輪甘苦心手自知難  
以言述



杜用事門目甚多姑舉人名一類如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正用者也聰明過管輅天橫劍陳遵反用者也謝氏登山展陶公漉酒巾明用者也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暗用者也舉夫悲富駱近代惜盧王並用者也高岑殊緩步沉鮑得同行單用者也汲黯匡君切庶頗出將頻分用者也共傳收凍信不比得陳琳串用者也至對基陪謝傳把劍覓徐君侍臣雙宋主戰策兩穰首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煅煉精奇含蓄深遠迥出前代矣

義山用事之善者如題栢大樹思燕翼甘棠憶召公亦可觀至玉壘金刀便入崑調一篇之內泯成具存世欲求晚唐高閣患項門欠隻眼耳要皆吾益友也

錦瑟是青衣名見唐人小說謂義山有感作者觀此詩結句及曉夢春心藍田珠泪等太繁無題中語但首句略用錦瑟引起耳宋人認作咏物以遺怨清和字面附會穿鑿遂令本意惘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憶更說不通學者試盡屏此等議論只將題面作青衣詩意作追憶讀之當自踴躍

初唐五言律杜審言早春游望秋宴臨津登襄陽城詠終南山陳子昂次樂鄉沉佺期宿七盤宋之問扈從登封李嶠侍宴甘露殿蘇頲驪山應制孫逖宿雲門寺皆氣象冠裳句格鴻麗初學必從此入門庶不落小家窠白李白塞下曲溫泉宮別宋之悌南陽送客度荆門孟浩然岳陽樓王維岐王應教秋宵寓直觀獵岑參送李太僕



王灣北固山下，崔顥潼關，祖暕江南，旅情張均，帝陽晚眺，俱盛唐絕作。視初唐格調如一，而神韻超玄，氣槩閑逸。時或過之。

劉長卿送李中丞張司直錢起秋夜對月皇甫冉平山高和王相公皇甫曾送李中丞華陰司空曙別韓坤送史澤李嘉祐江陰官舍秋夜寓直韓翃送陳錄事李侍御于良史冬月野望李益別內弟文皆中唐妙境。往往有不減盛唐者。

初唐五言律獨有宦游人第一，盛唐昔聞洞庭水第一，中唐巫峽見巴東第一，晚唐姚合早朝許渾潼關李頻送裴侍御尚有全盛風流全篇多不稱耳。大曆以還，易空疎而難典贍，景龍之際，難雅潔而易浮華。

蓋齊梁代降，沿襲綺靡，非大有神情，胡能蕩滌。

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窮路，城闕輔三秦等作，終篇不著景物，而興象定然，氣骨蒼然。曹首啓盛中妙境，五言絕亦舒寫悲涼，洗削流調，究其才力，自是唐人開山祖。拾遺吏部並極虛懷，非溢美也。

盈川近休，雖神俊輸王，而整肅渾雄，究其體裁，實為正始。然長歌遂爾絕響，盧駱五言骨幹，有餘風致，殊乏至於排律，時自錚錚。

接迹王楊齊肩，沉宋則李嶠蘇頲，張說九齡最著。諸公才力大都，在曾衛間，必求甲乙，則蘇李之整嚴，略輸沉宋。二張之藻麗，微遜王揚。然唐世詩人，達者無出四君。當時諸子，胡能與較。萬一太丈夫吐氣，生前揚眉，身後各



從所尚可也

唐初無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體之妙杜審言實為首  
唱五言則行山皆無地獨有官將人排律則六位乾坤  
動北地寒應苦七言則季冬除夜昆陵震澤皆極高華  
雄整少陵繼起百代模楷有自來矣

子昂野戍荒煙斷深山古木平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  
等句平淡簡遠王孟二家之祖審言楚山橫地出漢水  
接天迴飛霜遙度海殘月迴臨邊等句閑逸渾雄少陵  
家法宛然宋人掇其牽風紫蔓小語以為杜所自出陋  
哉

子昂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即玉暉天際識歸舟霧中  
辨江樹也子美薄雲岩際宿孤月浪中翻即仲言白雲一

岩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四語並極精工卒難優劣然何  
謝古體入此漸啓唐風陳杜近體出此乃更古意不可  
不知

審言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塵話興闌啼鳥換坐久落  
花多皆佳句也然報與催字極精工而意盡語中換與  
多字覺散緩而韻在言外觀此可以知初盛次第矣

太白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達夫功名萬里外心事一  
杯中甚類然高雖渾厚易到李則超逸入神

宿雲鵬際落殘月蚌中開一葉兼螢度孤雲帶馬來勁風  
吹雪聚渴鳥啄冰開皆奇絕語能別乃具眼

二張五言律太槩相似於沈宋陳杜景物淺繪中稍加以  
情致劑以清空學者間參則無冗雜之嫌有雋末之味



然氣象便覺少隘骨體便覺稍卑品望之雌職此故耶  
燕國如岳州燕別深度驛還端州始興如初秋憶弟旅宿  
淮陽豫章南還等作皆冲遠有味而格調嚴整未離沉  
宋諸公至浩然乃縱橫自得

孟詩淡而不幽時雜流麗間而匪遠頗覺輕揚可取者一  
味自然常建清晨入古寺松際露微月幽矣王維清川  
帶長薄中歲頗好道遠矣

右丞五言工麗間澹自有二派殊不相蒙建禮高秋夜楚  
塞三江接風勁角弓鳴揚子談經處等篇綺麗精工  
宋合調者也寒山轉蒼翠一從歸白社寂莫掩柴扉晚  
年惟好靜等篇幽間古澹儲孟同聲者也  
王昌齡樓頭廣陵近遙林夢親友二首甚類浩然

蘇州五言古優入盛唐近體婉約有致然自是太曆聲口  
與王孟稍不同已上諸家皆五言清淡之宗才質近者  
習以為法不失名家

元微之云太白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有差肩子表者  
若鋪陳始終排比故實大或千言小猶數百則李尚不  
能歷其藩籬况闡與乎白樂夫云杜詩最多至晉宋古  
今醜醜格律盡善盡美又過於李二公議論如此蓋專  
以排律及五言大篇定李杜優劣然李所長五七言絕  
亦足相當而杜句律之高在才具兼該筆力變化亦不  
專排比鋪陳貫穿醜醜也

李杜才氣格調古體歌行太繁相埒李偏士獨至者絕句  
杜窮變極化者律詩言體格則絕句不若律詩之大論



言... 結撰則律詩倍於絕句之難然李近体足自名家杜諸絕殊寡入數截長補短蓋亦相當惟長篇叙事古今子美故元白論咸主此第非究竟公案

唐人才超一代者李也体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彙李惟超出一代故高華莫並色相難求杜惟兼總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審

李才高氣逸而調雄杜体大思精而格渾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

太白筆力变化極於歌行少陵筆力变化極於近体李变化在調與詞杜变化在意與格然歌行無常變易於錯綜近体有定規難於伸縮調詞超逸驟如駭耳索之

窮意格精深始若無奇釋之難盡此其精不同者也

太白五言沿洄魏晉樂府出入齊梁近体周旋開寶獨絕句起然自得冠古絕今子美五言北征咏懷樂府新婚垂老等作雖格本前人而調由己創五七言律廣大悉備上自垂拱下逮元和宋人之蒼元人之綺靡不兼總故古体則脫棄陳規近体則兼該眾善此杜所獨長也盛唐一味秀麗雄渾杜則精粗鉅細巧拙新陳險易淺深濃淡肥瘦靡不畢具參其格調實與盛唐大別其能會萃前人在此濫觴後世亦在此其言理近經叙事兼史尤詩家絕觀其集不可不讀亦殊不易讀太白有大家之材而句量稍淺故騰踔飛揚之意勝沉深典厚之風微昌黎有大家之具而神韻全乖故紛拏叫



躒之途開蘊藉陶鎔之義缺杜陵氏兼得之  
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吳均何遜之精思春色浮山外  
天河宿殿陰庾信徐陵之妙境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  
梁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秀高華秀傑揚盧下風冠冕  
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鼎重冠  
裳沉宋退舍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  
國願年豐寓神奇於古澹儲孟莫能為前片雲天共遠  
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含澗入於沉深  
高岑瞠乎其後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花動朱樓雪  
城疑碧樹烟王右丞失其穠麗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  
秦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李太白遜其豪雄至岸花  
飛送客播燕語置人則錢劉圓暢之視陳行秦樹直萬

點蜀山尖則元白平易之宗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  
盧仝馬異之渾成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錢孟郊李賀  
之塊僻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鳥可幽微所從出竹  
齋燒藥竈花嶼讀書牀藉建淺頭所自來兩拋金瑣甲  
苔卧綠沉槍義山之組織纖新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  
花用晦之推敲密切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見者

山隨平野闕江入大荒流太白壯語也杜星垂平野闊月  
湧大江流骨力過之九衢寒霧斂萬井曙鍾多右丞壯  
語也杜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精彩過之氣蒸雲夢  
澤波撼岳陽城浩然壯語也杜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  
浮氣象過之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嘉州壯語也杜  
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風神過之讀唐諸家至杜輒



令人自失

咏物起自六朝唐人沿襲雖風華競爽而獨造未聞惟杜諸作自開堂奧盡削前規如題月關山隨地濶河漢近入流雨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雪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浦雲夜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皆精深奇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格則瘦勁太過意則寄寓太深他鳥獸花木等多襍議論尤不易法

杜排律五十百韻者極意鋪陳頗傷蕪碎蓋太篇冗長不得爾惟贈李白汝陽哥舒見素諸作格調精嚴骨體骨勻稱每讀一篇無論其人履歷咸若指掌且形神意氣踴躍豪措如周昉寫生太史序傳逼奪化工而杜從容聲律間尤為難事古今絕詣也

力俸分社稷志屈掩經綸歐蘇得之而為論宗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程邵得之而為理窟曾衛彌尊重徐陳略衰亡魯直得之而為沉深白屋留孤樹青天失萬艘無已得之而為勁瘦烟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聖俞得之而為間濬江城孤照且山谷遠含風去非得之而為渾雄唐末宋元人不皆學杜其體則杜集成備元微之謂自詩人來未有如子美者要為不易之論至輕俊學流時相詆毀亦坐斯然益足見其大也

唐以濬名者張王章孟四家今讀其詩曷嘗脫棄景物孟如日休采摭三語備極風華曲江排律綺繪有餘王章五言秀麗可挹蓋詩富頌則格調易高清空則體氣易弱至於終篇洗削尤不易言惟杜登梓州城樓上漢中



王寄賀蘭三收京吾宗征夫可惜有感避地悲秋等作  
通篇一字不粘帶景物而雄峭沉着句律天然古今能  
為澹者僅見此老世人率以雄麗掩之余故特為拈出  
第肉少骨多意深韻淺故與盛唐稍別而黃陳一代只  
祝矣

杜詩正而能變變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調不失本調而兼  
得衆調故絕不可及國朝明卿得杜正不得其變獻吉  
得杜變不得其化

杜五言律規模正大格致沉深而體勢飛動自宋以來學  
杜者但刻意沉深如枯枿朽株無復生意惟獻吉于杜  
體勢最親所恨者陶冶未融刻削時露且於正大沉深  
處反欠工夫耳至句語偶爾相犯豈足為疵觀其安身

立命可也

杜五言律自開元獨步至今七言則國朝入室分庭者存  
在不少然就杜論七言亦微減五言

論詩最忌穿鑿朝廷燒棧北鼓角蒲天東燒與蒲氣勢相  
應而元晦以為漏天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照與驚  
偶儷相當而用脩以為一點二君非不知詩者宋乃偶  
爾失志揚則好尚新僻

唐人賦興多而比少惟杜時時有之如寒花隱亂草宿鳥  
擇深枝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之類然杜所以勝諸  
家殊不在此後人穿鑿附會動輒笑端余嘗謂千家注  
杜類五臣注選皆俚儒荒陋者也

劉文房東風吳草綠古木剡山深野雪空垂掩山風古殿



開色相清空中唐獨步即君胃春色臨闕盡黃雲出塞  
多河源飛鳥外雪嶺太荒西句格雄麗天寶餘音然劉  
集佳制甚多即二韻外無可錄者

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戴叔倫一年將盡夜萬  
里未歸人一則久別乍逢一則客中除夜之絕唱也李益

問姓驚初見稱名憶旧容絕類司空崔塗亂  
山殘雪夜孤燭異鄉人絕類戴作皆可亞之

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字與意俱合掌宋人擊節  
佳句何也秦系流水間過院春風與閉門小見幽楚此

外絕無足采唐人謂勝劉長卿時論不足憑如此滄浪  
謂戎昱濫觴晚唐亦未然戴叔倫尤甚揚巨源爐煙添  
柳重宮漏出花遲語極精上而氣復濃厚置初盛開當  
可辨又岩廊開鳳翼水殿壓鰲身詩是六朝此

君中唐格調最高神情少減耳

晚唐句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樹色連關迥河聲入海

遙水向昆明澗山通木夏深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東

樹勢飄秦遠天形到岳低大河冰徹寒高岳雪連空河

勢崐崙遠山形齒齒秋皆有盛唐餘韻

沈宋前排律殊寡惟駱賓王篇什獨盛佳者二庭歸望斷

蓬轉俱行役彭山折坂外蜀地開天府皆流麗雄渾獨

步一時  
初唐四十韻惟杜審言如送李大夫作實自少陵家法杜  
八哀李北海云次及吾家詩慨慷嗣真作是也而注者  
懵然可為一笑  
賓王幽繫書情十八韻精工儷密極用事之妙老杜多出



此如地幽蠶室閉門靜雀羅開且悶秦庭痛誰憐楚奏  
哀爭縑非易辨疑壁果難裁覆盆徒望日蟄戶未驚雷  
之類皆少陵前所未有

靈隱寺詩舊傳賓主續成危言謂詳其格調自當屬宋最  
為得之然本事詩但稱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二句  
為駱末云僧所贈句乃一篇警策即餘皆宋作甚明觀  
聽二字自是垂拱作法駱果為僧未可知也

沉七言律高華勝宋宋五言排律精碩過沉  
七言排律唐人僅數篇而施肩吾乃有百韻者其詩必不  
能往然亦異矣

沉宋本自並驅然沉視宋稍偏枯宋視沉較縝密沉製作  
亦不如宋之敏富沉排律工者不過二三數篇宋則遍集

中無不工者且篇篇平正典重瞻麗精嚴初學入門所  
當熟習右丞韻度過之而典重不如少陵闊大有加而  
精嚴略遜

延清排律如登粵主臺虞氏村禹穴韶州清遠峽法華寺  
等篇叙狀景物皆極天下之工且繁而不亂綺而不冗  
可與謝靈運游覽諸作並馳古今排律絕唱也

排律自工部考功外雲卿酬蘇員外塞北必簡答蘇味道  
伯玉白帝懷古玄宗曉發蒲關太白寄孟浩然登揚州  
西靈塔贈宋中丞嘉州送郭僕射摩詰王齊公主山莊  
送晁監感化寺悟真寺皆一代大手筆正法眼學者朝  
夕把玩可也

作排律先熟讀宋駱沉杜諸篇做其布格措詞則体裁平



整句調精嚴益以摩詰之風神太白之氣槩既奄有諸家美善咸備然後突極杜陵擴之以闢大瀆之以沉深鼓之以變化排律之能事盡矣

初盛間五言古陳子昂為冠七言短古五言絕王勃為冠長歌駱賓王為冠五言律杜審言為冠七言律沈佺期為冠排律宋之間為冠

初唐沈宋外蘇李諸子未見太篇獨曲江諸作含清拔於綺繪之中寓神俊於莊嚴之內如度蒲關登太行和許給事酬趙侍御等作同時燕許稱大手皆莫及也

盛唐排律杜外右丞為冠太白次之常侍篇什空澹不及王李之秀麗豪爽而信安王幕府二十韻典重整齊精工贈逸特為高作亦王李所無也

嘉州格調整嚴音節宏亮而集中排律甚希襄陽時得大篇清空雅淡逸趣翩翩然自是孟一家學之必無精彩

杜贈李豪爽逸宕便類青蓮如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等語猶司馬子長作相如傳也

杜謁玄宗皇帝廟十四韻雄麗音偉勢欲飛動可與吳生畫手並絕古今岷山圖詩氣象筆力皆迥不侔君來用修舍此取彼何耶

凡排律起句極宜冠裳雄渾不得作小家語唐人可法者盧照隣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駱賓王二廷歸望斷

萬里客心愁杜審言六位乾坤動三微曆數遷沉佺期閭闔連雲起岩廊拂霧開玄宗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張說禮樂逢明主韞鈴用老臣李白獨坐清天下專



征出海隅高適雲紀軒皇代星高太白年此類最爲得  
休

讀唐盛時排律延清摩詰等作真如入萬花春谷光景爛  
熳令人應接不暇賞玩忘歸太白軒爽雄麗如明堂黼  
黻冠蓋暉皇武庫甲兵旌旗飛動少陵變幻閣深如陟  
昆侖泛溟渤于峰羅列萬彙汪洋  
品彙中排律補遺一卷如朱延齡雨洗高秋張良器河  
光陳翥曲池晴望柴宿日照華清徐淑早寒青女十數  
篇雖無高絕處而秀麗莊嚴精工縝密要非太曆後語  
情世次漫不可考

唐太曆後五七言律尚可接翅開元惟排律大不競錢劉  
以降篇什雖盛氣骨頓衰景象既殊音節亦寡

公雖才力雄贍漸流外道矣

錢劉諸子排律雖時見天趣然或句格偏枯或音調孱弱  
初唐鴻麗氣象無復存者獨楊巨源望壽無疆詞十首  
典贍精工莊嚴律切大有沉宋風骨第每篇不過六韻  
要之中唐諸作此最傑然

揚又有長律四十韻鴻贍典實多得老杜句法章法亦近  
太曆後僅此一篇

錢制作富而章法多乖劉篇什鉅而句律時年盛之降而  
中也二子實首唱之間有一二若皇甫冉送歸中丞司  
空唱和常舍人韓翃送王相公常袞贈員外將軍顧况樂  
府戎昱涇州等作齊魯亮稍協前規  
劉長卿地遠心難達天高訪易成顧况六氣銅渾轉三光



詩藝內編四

玉律調一作頗整近老杜句格

太繁中唐以後稍厭精華漸趨澹淨故五七言律清空流暢時有可觀至排律亦倣此則躓矣排律自揚盧以至王李靡不豐碩渾雄蓋其体制應爾惟老杜大篇特作蒼古然其材力異常學問淵博述情陳事錯綜變化轉自不窮中唐無杜材力學問欲以一二致語撐柱其間庸詎可乎

昭和戊辰五月念二 雲山

詩藝內編四畢

越後頭城郡神田



